

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
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
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
賞也農損地狹則吏愛重罰天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
租耘運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又曰無踰我園 又
曰遊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
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 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
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觀
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園語曰趙簡
子升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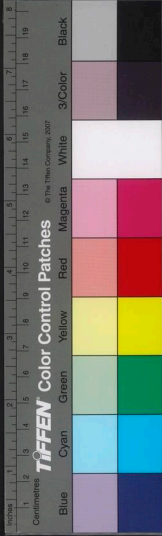
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
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 又曰吳祐遷
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
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
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
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
記曰蘇統嘗除門廷有藜窠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
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
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傅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
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林山陽收其利以供
酒食之費 晉官闕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鄰有鳴鶴園蒲
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



經吳門顧辟強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遙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仿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僮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拔而擲之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夾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塔皆有名字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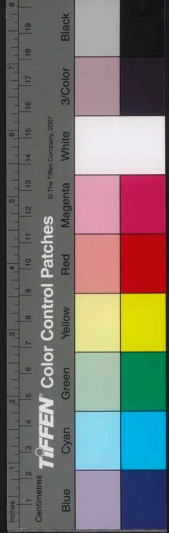
詩 宋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簷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于句壑摠纒萬尋顛流木不足險石林豈豆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秘園詩

曰夕天霄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愜餘日照青林收光漸歇歇窮園白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樓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閑物外羅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異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游葦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簾跡遠興積賓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大華我有道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澗入林迷曲徑度渚躍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檉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颭草根積霜露驚磨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屬臯長煙引輕素 又行園詩曰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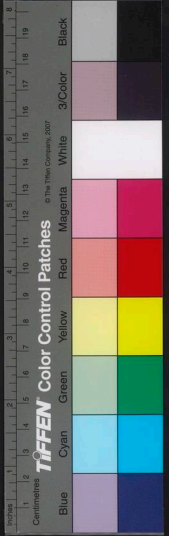


瓜方卧隴秋報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半鬱參差初松向堪把時非日離
 離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植藥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鸚鵡鷓鴣
 翡翠鴝鵒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
 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圖雞走兔俛仰釣射煎焚包灸極樂到暮若夫
 采桑之婦連袖方路齊謝眺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
 蕪無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
 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闔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
 玉堂之穴冥爾乃日榭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
 蕭清陰起兮池館涼梁斐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
 而不事譬龍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遨遊以蕩志正
 斂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并壘暈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
 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越有空隴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溼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草石苔蘚駁榮叢

擢既而登望徒倚臨遠憑空竚觀逸聽靡有不通梁江淹梁王兔園賦
 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體以本枚
 叔之製云於是今塘編演綠竹被披縹繞青翠若近復遠木鳥鴛鴦鷓鴣
 鴨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
 歸春陽如晚未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董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周
 庚信小園賦曰若天一枝之土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之地豈必連闌洞房南陽奕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
 擊盧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擊环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欵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
 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窻行欵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區覆水有堂切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
 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落之



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
偃息於茂林乃又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閑實無水而恒沉草無志夢入
意化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聞老幼相構蓬
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
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
山崩川竭水碎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著
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補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
繩大樸未散玄化霑凝義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典天命匪
誰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勿
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
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
周嘉肴惟芳百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
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相相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
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
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避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虞
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補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何岱起辛
勤越霜霧聯翩迴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東路延翩向
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風蕭幌
兮露濡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霑露雲英英離禽啾啾又晨鳴菊有秀
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試託意
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樊想綠蘋兮旣冒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晨
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無石路宿草塵蓬門補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
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鑿山隣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
景登北館以悠曠對荆門之孤阜俯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言詠杖輕策
以行遊藁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
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垂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
華林籠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疇昔補梁張縉謝東宮



齊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傷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憇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萊別館河陽亦奮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通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裊霞每瞻春迎夏華卉競發昔秋向冬雲物澄霽歸職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園

毛詩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築場圃 傳曰晉侯取焉氏之圃以爲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賦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 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

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懸圃 梁使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 曰春光起麗譙履步山椒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澄故渚樹長 蔭前檐綠荷生荷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隋江摠 玄圃石室銘曰 擒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露雪玄 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珠 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 杏檐非刻削巨迹登臨迎春花近避暑京深秋雲卷閭冬霰停陰桐樓鳳 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仁智爲 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堂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 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 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



曰貴人助蠶蠶璫釵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
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
國示之以爲珠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
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牛山有野蠶爲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晉楊泉齋賦曰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
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衣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
時之單複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官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
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
吉可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袒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既調蠶毋入處
陳布說種柔和得所睇用清明浴用穀雨吳求柔桑切若緇縷起止得時
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踞身方腹列足雙俱
皆明相推日時不居卑君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
西望餘陽旣酌以酒又挹以漿壺殫在側敷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取我康

織

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閨紵卷簾灑掃宮庭蠶毋須飾從容自寧至
千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貞者紵盤縱者相屬橫者
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擘撻再笑再言惰者悅而忘解
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
後辨子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
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百禮罔不斯服夫
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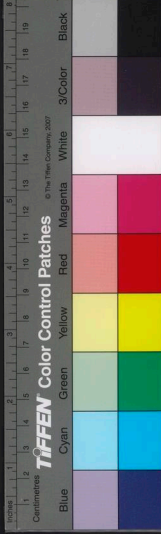
從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勅妃妾紡績織紙習爲家人之事 博

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

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此何處答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

居如魚不廢績織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濯素手札



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杼
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燒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劍紅粧映落
暉 梁劉孝威在邳縣過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
梭環玉動踏躡珮珠明經稀杼杼溢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
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窓蹙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沙的的
見粧華鏤玉同心縞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篦臨髮斜機頂挂流蘇
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艷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
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
眠具自難重衾猶覺寒女憶凝脂緩張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
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余還
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
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木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
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
幌珠簾半上珊瑚鈞新粧入機映春暉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

人不掩流蘇帷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統輕絲縵中轉躡戍
鵝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紉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後漢王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單聖思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
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磐石託九層於巖尚性條暢以
端直貫雲表而削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
落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後迴轉尅像乾形大巨
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
若特征方圓綉錯微妙窮音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踰伏若安若危猛
犬相守竄牙匿跡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灑灑其波鹿盧並起織
縵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宋明達時蠶人告訖含罷獻
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織織靜女經之絡之雨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
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林牀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
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爲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
張立巨郭之制度如城隅之負方應萬機以布錯實繁態之有章是以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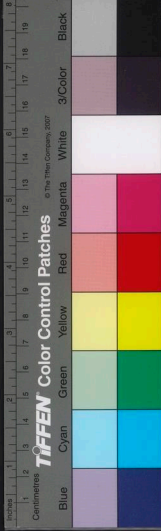
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梓梓楨幹修枚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庸合理同規矩畫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母綜紀簡茲清織女揚翠美乎如芒麗安妍雅動有令光足開蹈躡手習慤匠飾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官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沉浮抑揚開以厭閭闔以高梁進以鱉魚退以狹彊氣變相應陰感平陽僂俛不及進却頡頑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容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磁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漢曹大家鍼經賦曰銻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度物而一貫惟鍼經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算成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魯連子曰五當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布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曰椎春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毀上赤墀戶下青瑛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漑竹木成林閉門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故耳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自
入看書龜龜識李主胸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
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 梁簡文帝移
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
車道民擁柳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揔會文賢
遷移雖焚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旌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
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
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摠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
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闕市之處遠出荒郊
石苞取鐵之所翻臨涯听聖德謙虛未忘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及舊鄠
賣卜屠羊請辭新闢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產業部 田獵 釣 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者夏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儀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
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呂施及三王
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
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
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自
入看書龜龜識李主胸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
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 梁簡文帝移
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
車道民擁柳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摠會文賢
遷移雖焚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旌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
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
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摠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
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闕市之處遠出荒郊
石苞取鐵之所翻臨涯听聖德謙虛未忘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及舊鄠
賣卜屠羊請辭新闢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產業部 田獵 釣 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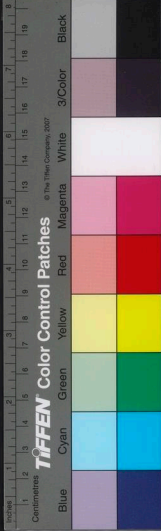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者夏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儀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
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呂施及三王
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
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
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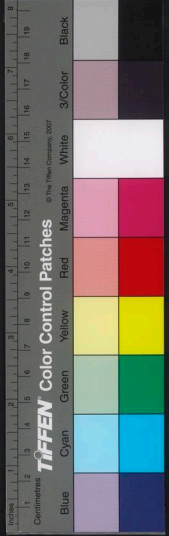
處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晏子
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莊子曰梁
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
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
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
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
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以欲射殺人主君辭人無異於豺狼
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吾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
母孟孫適至求麀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
其子傅曰天子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史記曰

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
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
之不大出苑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
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與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曄佞諛不忠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王隱晉書曰魏舒少生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世說曰孫臏
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
時年七八歲庾公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
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
之死吾志足矣詩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中講射
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縹盧隨兔起高鷹



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徼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詩曰治
 兵耀武節縱獵駭畿封迅鷁馳千里高置起百重騰麇驚馬足飢鹿落餉
 鋒雲恨飛虎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後仰以習軍容 漢司馬相如
 子虛上林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竟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
 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
 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答
 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
 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罝鹿射麋脚驕鶩於鹽浦割鮮炙輪射中獲多矜
 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守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其東
 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于芣苢菖蒲茝薹蘼蕪其高燥則生葦菰苞荔薜
 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蓂兼葭東瞻影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梅豫樟桂椒木蘭

檠離朱楊其上則有鷓鴣雞孔雀騰遠射于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雕王之
 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娥阿為御按節未舒即交狡
 獸蹴蛩蛩駢距虛狹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遊騏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
 胷達掖絕乎心繫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綈投紵編雜織羅垂霧縠飛猱垂
 髻扶輿倚靡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髻髻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駿驥息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
 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樅金鼓吹鳴籥榜人歌聲流喝涌泉起奔物會
 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
 臺泊乎無為濠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
 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
 之罘浮渤海遊孟諸邪與蕭愼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俛俎乎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蒂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為亡以應哉 上林賦 是
 公子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且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



君未觀夫巨麗也獨不聞乎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
 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滄出入涇渭鄜鎬潏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
 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螭鯨鱓漸離鯢鱣鮪馬禺魼
 鷃捷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礪水玉
 磊何鴻鵠鵠鴝鴛鴦屬玉羣浮乎其上下沈浮汎濫隨風澹澹與波提蕩掩
 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峻截辟南山峩峩掩以綠蕙被以茫離採
 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繫蒹莎揭車衛蘭橐本射于此豈葉荷葭橙若
 蓀鮮支黃礪蔣羊青蘋布渡蘭澤延曼太原於是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棟璧瑤輦道遷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俛香眇而亡
 見仰攀榛而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蛇於楯軒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
 橙棗批把檠柿栳棗楊梅櫻桃蒲萄巨大莫肆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
 朱榮煌煌扈扈燭耀巨野昔秋步冬天子校獵乘鑊象六玉虬拖旄旌靡
 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駉乘江河為陸大山為輿車騎雷起
 殿天動地生豹豹搏豺狼手熊罷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然後侵淫促節倏忽遠去流離輕禽聲猿狡獸擇肉後發先中
 命處拂鷺鳥捎鳳凰捷駕雛掩鷓鴣鵬鵬石關歷封畝過鳩鵲均垂露寒下棠
 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於是遊戲憚憚息置酒乎顛
 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虛建翠華之旗樹靈囂
 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千遮
 文成顯歌族居逆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闐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
 武象之樂陰淫移衍之音郢鄢繽紛激楚楚風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閭都靚粧刻飾嫵媚熾弱皓齒爛爛宜笑的讒色授魂與心愉
 於側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
 駕建華旗鳴玉鑿遊於六藝之圃馳驚仁義之途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
 圃 漢揚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禦宿昆吾傍南
 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家數百里聊因校獵以風古今
 李月天地隆烈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駘西馳閭闔儲積共待式卒夾道
 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管合圍會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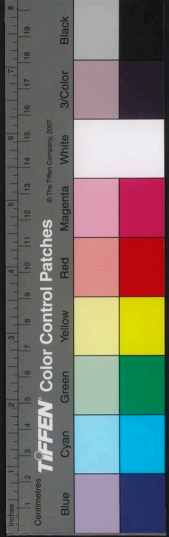
沼之東荷垂天之翼張竟榭之罽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旗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閣藹泰華為旗熊耳為綬木什山還漫若天外於是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駭刮野掃地禽殫中表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于涯隨珠氏焯爍其波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生鉅儒修唐典巨雅頌指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後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終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葉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光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踴御義和奉轡拜節西征翠蓋威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滌淡丘陵為之顛傾於是皇輿網終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遙選集乎南園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威厲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轉雉兔弓不妄擊弩不虛舉鳥驚絳羅獸與矢遇魏文帝校獵賦曰長緜亂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時如叢林動苦崩山超崇岸

之曾崖厲障溼之雙川列翠皇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川岳遂躡封狶籍塵鹿稍飛鳶接鸞鶯聚者成丘陵散者闕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授甘魚飛酌清醑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鑿車促節聘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涉幽澗之花梁魏王祭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旒鋒刃林錯揚暉吐火耀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為之摧撥禽獸振駭魂三氣奪典頭觸系搖足遇捷陷心裂胃潰腦破顙鷹犬競逐羣平霏霏下韞窮緹搏肉噬肌墜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弄而陶運樹巨翼而大幕盪無妄之氣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凄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驚鳥別而高厲旣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箭鉞建九按響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位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與並輿方軌連營驚威四駭衝



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方谷陵崇密俯製奔猴仰捷飛猿雲
 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魚充給洪施普宣 又馳射賦曰於是陽
 春嘉日講肆餘暇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
 應輦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寵於衡首咸皆驟裏與飛麇乃結翻
 仔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馴壽筭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繫弱右接湛衛
 控滿流馳應弦飛碎檐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礫流景倏忽紛紜絡驛
 次授二八驍駒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
 須紆六鈞口弩七規觀者弁氣而傾球咸側命而騰移爾乃繁回盤厲按
 節和旋翻翩神厲體若飛仙非乖辟牡既估且閑揚驪沛艾螻略相連
 昏夏侯湛獵兔賦曰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
 端眺蒿萊摘肝捺骸落日橫慨傷 矧翁耆視靈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
 弦絕箭激驚伏並整屐鱗危險寬歷岡阜留曾挂於重林疏置結於通藪
 密驚覘於草間暫見之於蒙擬以銳矢規以良弓觀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紅赤以驚驚影跳疎而揚白摧輕足之然然振遊形之躍躍

弓不暇尋置不及暮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謖而下柎馬釋控以長騁
 羈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迂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兮日遷命與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
 優式遊哉聊以永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
 偉彩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之雄姿於時青陽
 告謝朱明肇授靡木弗滋無草不茂天英英以垂雲泉消洎而吐溜麥漸
 漸以摧芒雉嘯鳴而朝雉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幼慈爾乃侯扇吳而
 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摘朱冠之絕并敷藻翰之陪鯉或慶或豕時行時止
 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叱愕立躍身疎時捧黃間以密鼓屬剛挂以潛擬
 山警悍害疾迅以甚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奪之雋
 擅場挾兩櫟雌妬異條來忽往於是筭分銖商遠近揆懸刁騁絕伎當味
 值曾裂藤破背若乃耽盤遊道放心不移樂而無節端擗或虧此老氏之
 所戒而君子所不為 啟梁沈約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擊微
 動密翳徐張黃聞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屬



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大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將復銀
必細其綸方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
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
侯之子平王之孫 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
爲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干仞之下餌香也 陳陰鏗觀釣詩曰澄
江息晚浪釣侶柁輕舟垂絲遙滅水倉浪終滯游 晉潘尼釣賦曰枕
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涓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 援修竹右
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分衆鯤奔涌游鱗橫集鮪餌見擒佗鈎被執長
繳續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 雁壺末及驚策蓋以獲其數十且
夫燔炙之鮮煎焚之味百品于愛殊劣 隄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
大脔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 風雜鏗連翩雪累西戎之葑南夷之
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具魚難忘

錢

漢書曰凡贄金錢布泉之用夏朕以前其詳鑿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
圓即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
登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因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
皆送奉錢三軹二百蕭何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 又曰單
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閭令有客皆往賀蕭
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
乃始爲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
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 又曰
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



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見龍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庫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

校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錢赤仄為具制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鑿鑿謂又曰東方朔云

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

無名錢以百萬數謂安主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

南方還時林馬道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之饋可以修之

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

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接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

其便又曰鄭均兄為縣游擊文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

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職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

廉累稱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關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

鐵百二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

五有錢三十萬寄採關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

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即君

無疑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

令婢以錢逸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之命婢舉阿堵物世說曰王

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

時號金溝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後漢劉翽翽上書諫

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

蝗蝻之口杆袖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

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鏤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令土礪化為南金瓦鹵變

為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

所飲飢無所食雖犧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

牆之內梁簡文帝謝勅賜講錢曰無勞礪石之大金貨猥臻非

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埽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



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石恩知重竊
辟逢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亦友
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賈忽積銅屑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識發
弘普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
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舉多愧
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瞻言前車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
禽贄獲舉繡幣有資佩服寵靈瑣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齊錢治宅啓曰
編樞斷續薄雨已傾庖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
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燧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培
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莊均王濬豫擬幡旗 晉魯褒錢神論
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 而里顧見慕母先生班
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
公丁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賈得盡其心禮不云乎毋贄玉帛禽

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
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爲筐篚以機神爲
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
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
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
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
本上智先學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貞
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
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
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嗇矣富人哀哉燒獨豈是之謂乎錢
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乃祐吉無不利何必讀
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



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
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今問笑談非錢不
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
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
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
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
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
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異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
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
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如鷓家藏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表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纓衣博袍以治
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
奇服兮既老而下衰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漢書曰終軍
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
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
何以治梁武曰馭點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 惠蟬也冠如蟬也今每
敝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劾胡服以璫飾
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
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



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
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今問笑談非錢不
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
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
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
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
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
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異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
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
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如鷓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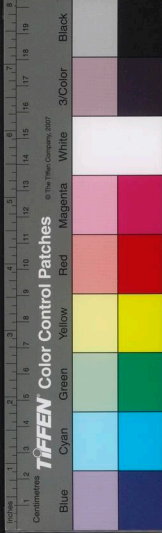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表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緣衣博袍以治
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
奇服兮既老而下衰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漢書曰終軍
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
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
何以治梁武曰馭點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 惠蟬也冠如蟬也今每
敝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劾胡服以璫飾
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
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



帶 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千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米火未知何地可以墮越 梁江淹爲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旣非常之飾官懸玉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修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况臣道狹慶隆身薄器尊粉繡爭輝藻火競曜 梁陸倕爲息績勅賜朝服啓曰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緗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居高食絮自在駭下豹內勁悍而外溫潤 隋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暉毛彩之溫柔拜文袍而影度臨武帳而香淫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矣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屨茂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鵠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梁元帝謝東宮贊貂蟬啓曰挹婁之羸曲隆鴻恩麗水之珍後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愛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玳瑁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玳 楚辭曰損余玳兮江中遺玳玳玳 浦 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玳玳 玳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玳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劍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劍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璦然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木蒼玉魏文帝玉珰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漱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藥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懷愷憤激動腸傷氣又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梁簡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露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敷聲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决聞之驚喜笑與相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今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俞鄙言乃不忽遺郵騎既到寶决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絕窮匣開爛然滿日痕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觀益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又曰管寧在家怕者皂帽 又曰裴潛爲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中一角露而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中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與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啓陳周弘正謝勅齎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艾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舩爲黃頭郎其名黃髮於船頭也以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



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
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綰總
其自如雪羅綺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
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
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
恠卿持我何大急 吳書曰顛帝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 王隱晉
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錦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魏曹毗夜聽擣衣
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 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翻
杵叩鳴碓清風流繁節迴颺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
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暑運倏如催白露滋
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冽寒蟬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
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簪高碓響發楹長杵聲
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
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
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大業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水歎
採綠傷時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碓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
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鄒錦含情動醫比浴花香纓麝帶
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台故年徵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芳
千里尚筇笻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
今夜長門月應如畫日明小鬟宜粟纈固要韻織成秋碓調急節亂杵響
新聲石罅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鞞杵南
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穿長命針借樓鶯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擣
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兩連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
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媸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
閭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枯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
闕宛轉何藏推當從上路來藏擣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
似朝霞負瑤耳上照方纈領間斜衣燻百和屑鬢挿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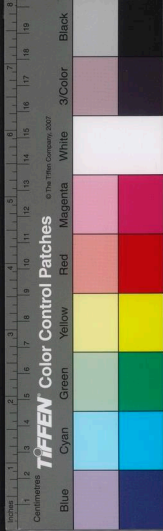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緝舒氈鵠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杆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傷全管遽多愴緋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慘別賦漁陽曲別鶴悲不已離鷺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梁庾肩吾謝東宮養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綬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襜飛合鸞領闔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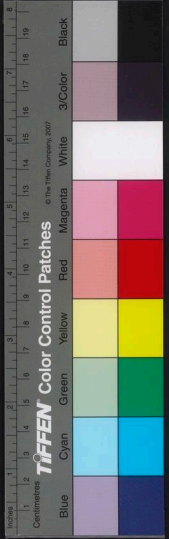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詎賈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懸懸有故人之意也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東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緇袍以示之臣之所資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隋江移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兼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恭揚恩德因題此賦溫時來之寵沐蘇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竅縈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圖鳥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還霜飛空而浸霧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水雷之踈懸若董表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捐陳晉劉謚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陳周弘正謝東官賜敕袍啓曰或倚名麗辭等質輕羸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察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歲襲綠春耕蒿席可充緇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文學鄭克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東觀漢記曰梁鴻鄉孟皇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又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鴻聞之乃求之女布襦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





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
赤國雲氣黃綾襦襦啓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
叢臺之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裾豈伊恒
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
杼林無暖席析靡懸不值蓬秦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水生海岸而繩
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
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慊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
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
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
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
令曰寡人愛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皮也應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

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冠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
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山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
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曰不沉入火不燃
帝厚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
輿貂裘 **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委里
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襦帶復降今恩 又謝竟陵王賜
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
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
宮賜裘啓曰物華雜彘名高鸞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
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楮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鳥之人赤鳥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貝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秦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
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

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 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 陸遜破曹休 帝脫御金帶以賜遜 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 鈎落者 革帶也 世名為鈎落帶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 雕鏤新奇 織製精巧 繫越中玉女 不得關思 上方名匠 莫能議巧 人情駭觀 如見買臣之綬 望貌移姿 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 凡君召以三節 二節以走 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三年而不得見 客有言之於楚王 乃往見楚王 王悅之 與將軍之節 以如秦 至而得見 出而告人 曰 吾不識秦之道 乃當由楚也 物固有近之而遠 遠之而近 漢書曰 蘇武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 幽武置大窖 中 絕飲食 大雨雪 武臥齧雪 與旃毛 舂咽之 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 乃屍武北海 上無人處 使牧羊 武杖漢節 牧羊 臥起操持 節 毛盡 落 積五六 年 又曰 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 圍東甌 東甌告急 上遣嚴助 以節發兵 會稽 會稽太守 欲不為發兵 助乃斬一司馬 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 又曰 張騫使月氏 匈奴得之 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 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 諸葛豐 特立剛直 元帝擢為司諫 校射刺舉 無所避 侍中許章 以外屬 貴幸 奢淫 賓客 犯事 與章相連 豐按劾 章欲奏其事 適逢許侍中 私出 豐駐車



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 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 陸遜破曹休 帝脫御金帶以賜遜 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 鈎落者 革帶也 世名為鈎落帶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 雕鏤新奇 織製精巧 繫越中玉女 不得關思 上方名匠 莫能議巧 人情駭觀 如見買臣之綬 望貌移姿 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 凡君召以三節 二節以走 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三年而不得見 客有言之於楚王 乃往見楚王 王悅之 與將軍之節 以如秦 至而得見 出而告人 曰 吾不識秦之道 乃當由楚也 物固有近之而遠 遠之而近 漢書曰 蘇武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 幽武置大窖 中 絕飲食 大雨雪 武臥齧雪 與旃毛 舂咽之 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 乃屍武北海 上無人處 使牧羊 武杖漢節 牧羊 臥起操持 節毛盡 落積五六 年 又曰 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 圍東甌 東甌告急 上遣嚴助 以節發兵 會稽 會稽太守欲不為發兵 助乃斬一司馬 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 又曰 張騫使月氏 匈奴得之 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 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 諸葛豐 特立剛直 元帝擢為司諫 校射刺舉 無所避 侍中許章 以外屬 貴幸 奢淫 賓客 犯事 與章相連 豐按劾 章欲奏其事 適逢許侍中 私出 豐駐車



塞節語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衝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旣裴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獻帝春秋曰大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梁元帝遷荆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連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聞諫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震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同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半羊二千羣值漢初定典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猶旌旗鼓吹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頽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盛娛禦侮爪牙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丹令恪備威儀作鼓吹



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秦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秦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縵大請官僚使秦脫衣憤見其瘡痍逆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求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口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讎內懷憂懣聞衆軍警用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

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逆氣而憤壯繞煩千手此折舒飄颻以返洞卷得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快悻悻休違舍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唇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蕭嘈嘈而微吟冰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頭跡而增鳴士頻蹙而雷傑若乃巡郊澤戲野垆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定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狹於聲明綠窳成功未增榮於鏡管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木彼已之議何懼尸素之誠知軼 忍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駒品第攀襲謂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戲難夷卮之業管竹疑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隋江總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聽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凡此寔非倫輩



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言回臺迢遠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蛇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筭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律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故川器不飾飾則修飾之選迢迢高壘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翳晞雲霄而矯翼嘉劍利之窮理謀器淺而重濟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旣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格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懲新起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一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

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極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二而習坎景風發而邁離閭闔揚而西控明庶起而東移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峻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杵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翻翩以高翔象離鷗於雲際擢派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駟約節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昊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吳錄曰吳



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
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項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
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
以南羅藏幽水而其戒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蹙
飛壺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掇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
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曾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靈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
入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簡
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
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直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
潛慮測日月之幽情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
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命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
織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益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
光而永遠貫古今而并念信泉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
神林迫而忘慮心坎懷而樹歡望天涯而宵念擢雄劍而長歎嘆生民之
水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後漢李尤漏刻
銘曰昧且不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
貞運聖鑿通玄數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肇靈是銓近取諸物遠贊
自然川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奉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長
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梁元帝漏刻銘曰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網隍斯譬實惟簡在
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
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消靡絕龍首俯注
仙衣俯裂箭不停響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眴銅史司刻
金徒抱箭復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虞疊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堂髮晨生尚辯天意
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闢闢天理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或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聖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旣鑿昆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減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千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簾 薦席 案 几 杖 扇

帳

麈尾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帳燒炷沫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 帳名曰幄曰毳曰毼曰帳之被爲玉几幡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秦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繡帳綺帷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或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聖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旣鑿昆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減唐命義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千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簾 薦席 案 几 杖 扇

帳

麈尾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帳燒炷沫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 帳名曰帳 與造乙之被爲玉几 幡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秦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繡帳綺帷

木衣綿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栢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夜侍講 漢舊儀曰祭天有紺帷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爲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爲帳惡聞純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 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柱官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時上姊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谷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具職下正朔朔見

弘曲躬自早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命

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

祖平柳城 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

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與善畫屏風 謾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

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

雲母愧武帝笑之武云北牕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周庾信

詠屏風詩曰昨夜烏聲春鶯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

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

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權未足橫

琴坐樹根 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調



水透窓外山花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又曰擣衣明月下靜
 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馨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
 早將寄霍嫫姚 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杼魚暫
 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波石多時望遠船始復歸 漢淮南王屏
 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
 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飈危殆聲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故
 拾拍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斲等化器類疵蔭奪犀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
 逢仁人永為枯木 梁簡文帝謝齊某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
 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滌之嘉名雷母之聰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
 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查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
 顧上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
 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齊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
 重雲母稱珍雖畫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
 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滄

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康方雍闕風雅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
 常書 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
 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
 雲飛豈待金璫便觀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慢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知禮無以知
 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壅谷水以縑幔風土
 為是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
 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文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
 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
 傳其父業得周官義百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使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為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
 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
 乃謂不減亮 詩 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



卷尾來輒自輕每聚金鑑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簾

說文曰簾竹席也 釋名曰簾也布之單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斂

沈簾席鞞蓋而載之 又曰崇簾之安虞枯之設也 方言曰簾宋魏之

間謂之筵今江東云筵也 毛詩曰下莞上簾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正簾而

禮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崔薑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

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簾畫九

宮其上墮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

何曾遜位賜簾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

作象牙細篋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官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

雙文簾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紉簾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

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育三旬沸海團扇可拍書

梁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簾書曰筠篋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

實自合蒼紫似父暴於柯亭午舒黝素若屢落於泗水三伏餘炎九折成

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峇南平嗣王餉舞簾書曰濯龍之木文

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

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前也宋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席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 薛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蒟蒲子也可為

薦 六韜曰柴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毛詩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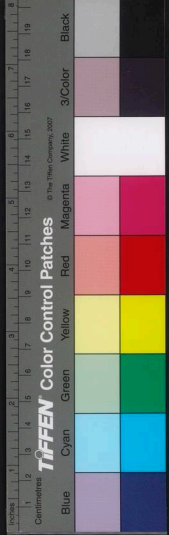
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為人子者居不

主與坐不中席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

跪正席容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哀公命

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



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臧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

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

明王之道 楚辭曰瑤席兮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

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粵具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

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

至臧設而坐公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

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安待坐公曰善今又下席曰大夫皆席寡

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莊子

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坐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

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聲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聲以方為

也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

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

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

記曰陳平以散席為門 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之 又

曰任安與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

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共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

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慙恹慙刮席與小常侍語 又曰三常

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孝曾躬執苦盡心供

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魯太后以殤帝初

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

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車席而坐故京師號

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馮獨

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

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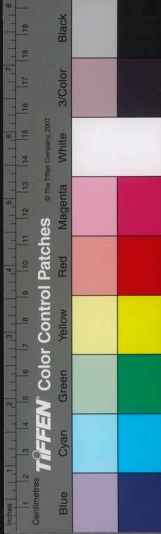


又曰許敬字滄卿其吏有誣君者會吳縣令坐敬拔刃斷其席曰敬不忍
與惡人同席 盧毓異州論曰常山爲林大陸爲澤兼葭蒲葦雲母禦席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兼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
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葦爲夏施
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
爲牀文爲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
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
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木生朝夕也落景照
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下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
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烈日汀洲際搖風漾潭側雖無獨爾輕幸
有畫袍色羅袖少輕塵蒙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
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負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刑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

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楚漢春秋
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
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
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鷄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
衣紕履絲匹庶糲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
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諫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
尚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制耶 又
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
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
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
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
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虎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梁



鴻通吳依大家鼻伯通廡下爲人質春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箸
魯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
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自有青纒帳於屋下數重白甌金案玉
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
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
同 案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
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惟奉芳綺繡敬客禮賢恭
思嚴束披古通今參發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凡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哈焉似喪其偶頰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也 子綦昔隱几不然而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巧祝相使
則廝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偏陽荀偃士句諫於荀偃曰木
瘰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 智伯 投之以几出於其館 漢書曰

宋車遷琅邪太守齊邵舒遷 名博奪鼎抵 抵音几 觀齊兒欲以此爲

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 太史選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詔太師孔

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

有疾矣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者老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其令太

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

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

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山接然融憑几安坐讀

書論義自若也 詩 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

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絮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

宴疲

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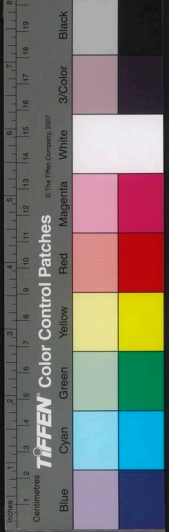
史記曰張蒼曰臣在大夏時見卍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



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箇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 梁到溉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印竹藉舊聞靈壽貪前識後有冒霜筠寄生柱灑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綱直所以天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去苗植 梁任昉咨到建安餉秋詩曰故人所贈稱以冒霜筠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形扶危復防咽事歸蒲葦人勞君尚齒意於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頻坐過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也

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塊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鑿妙匠鑿乎林阿顧眄乎睇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踳踳旦夕欲與永久儀制財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肩額朗金爲其鬚距 周庚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自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櫛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挑枝開木瓜而未落菴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踈條勁拓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啻丘明唯耻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衰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籀軒據貞斯直植之爰茂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荷簞以寧寢杖以扶危





善之者才

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着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杖危定傾既馮其實亦貴其名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越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晉蘇彥叩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篠簜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逢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董憲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心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晉傅咸叩竹杖銘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出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解幹秀彼崇嶼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籊籊外昭耀質靈膏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飾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 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裘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廙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戍帝帝疑是故物 侍中劉劭曰柏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變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暫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率而當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矧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翼蟬圍取望舒景 齊丘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難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生風長袖際晞華紅柳津拂盼迎嬌意隱映含歌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氣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

善之者才

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

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

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綵何足矜直爲發紅顏謬成幃中扇乍奉長門泣

時承栢梁宴思粧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鶴莫作孤飛鷲 陳許

班婕妤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巧笑猶足動衣香 漢

君懷神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京殿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栢帝帝賜尚方竹

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竹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

峯對淥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

而九折蕩箴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嚴

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脫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

飄動乎綺軌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與乃鳴鴻之嘉客雀九華

之中澤邁雍喑之天聰表高養于太易著詩人之雅章類茲翮以內飛曜

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溫陰於雲

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陸玄雲運輕融以容與激

清風於自然披綰衽而入懷飛羅縵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成俯節以齊

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

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 翻翻亦奔飛景曜日同

暇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

至絮飄縹緲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渥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

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傲儻躡躑遺物獨出樂此天爵

飛蕭氏之修蟠縈十余之織繳弋翔冥之鴟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

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寔雙鶴質暇鮮玄的點絳修短

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蕭蕭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鷓揮

之如驚鴻飄縵麩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

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



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千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割篋於毫縷體在苒以輕弱侷編妻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澆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箕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昔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其孰非赤之可任汗珠墮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沉庶飢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矜怨微飄之不與恨喬木之無陰搖輕弱之苒弱手纒動而儘心心取儘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德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思之可固終靡弊於君苟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爲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環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昔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柔徒勞而靡報獨慄然於一方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

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箠前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主仰而拍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抄晉江道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儒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瓊澤水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宵矜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樵枯金沙錯鏢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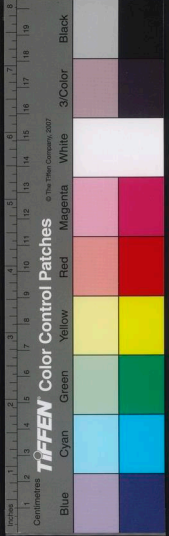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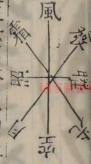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王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鈿澤墨則
上黨之松心玉琴弓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華
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
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扇絮通春似介點
首如翳紫吹動髮環涼入衣棲兮若秋之暮懷兮如雪之飛 **頌** 晉劉琨
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塗麤質應律融精協職五象列位品
物以垂允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慈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謁神丹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荷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贊** 宋謝惠
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
炎熱 **錄** 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賸博白綺仍傳
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未
瑩等寒泉思深難恃愛極則遷 秋風颯至篋箚長指勒銘華扇敢薦夏遊
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綺有
兼玩實輕踰雪羽絮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
華漢臣自綺沉復動製璽素垂言烟戒載藝聽聆式範極機

塵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提塵尾甚佳公曰塵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
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錄** 梁宣帝詠塵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
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錄** 晉王導塵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推
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微清暑虚心以俟 宋張悅璠瑠塵尾銘曰移
珍西岳蕩藻南浦凝華淡景搖絳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塵
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貢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華綿綿縷細入
貢且吳出先陪楚璧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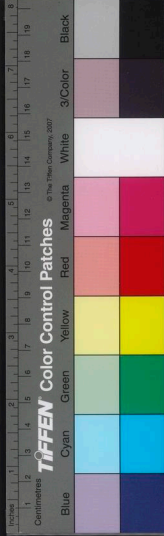
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縠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梁湘東王謝東宮賜塵尾錦被團扇等啓曰楊雄口訥本貴謙端田
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
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縵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搖
釵 梳 枇 囊 鏡 襪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歛枕篔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
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
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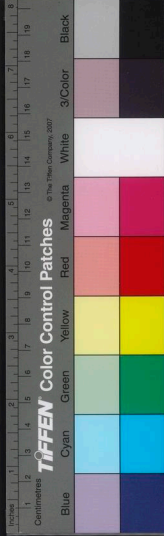
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縠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梁湘東王謝東宮賜塵尾錦被團扇等啓曰楊雄口訥本貴謙端田
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艸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
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縵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搖
釵 梳 枇 囊 鏡 襪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歛枕篔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
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
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



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繁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鶯鶴之徑逝或類鴻鶻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彩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緞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飾助不煩錐鋒之鑄鑊無丹漆之形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眞象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遠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繁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旣剖旣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曄春榮爾雅蔡邕誓枕銘曰應龍蟠螭落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珎木之奇文樹理鮮擘椹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願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

無著故能忘情箴張紘瓌粉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又枕貳彼弁冠冠御于書栒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啓梁元帝謝東宮齊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旣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旦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沉復重安琕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許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相公以霸晏相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感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曰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
秦倫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卧布被朝
廷賜錦被不敢當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
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
貧生之卧度聞君子之言耳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
私財身衣布衣卧布被夫人棠不加絲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
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梁劉孝威謝
齊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懸壑君懸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
贈鴛綺高懸麗澤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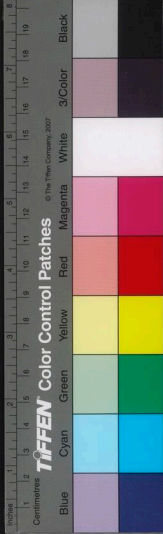
繡

釋名曰繡人所坐褻席也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坐皮繡魏武帝本紀曰上檢率茵繡取履無有綾飾吳志曰張昭

非魯書頗毀其意徐權不以介意賜繡毋帷帳氈纒世說曰晉孝武年
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纒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
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梁元帝謝勅
賜纒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纒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蕭奮非
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昔秦始皇
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
乎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
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梁簡文帝謝
勅齊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
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折驪駒之辨熊飾寶



乃子相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遁河前隊道渡超等掩至操志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魏略曰裴潛爲兖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柱柱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菴爲事常至洛陽貨菴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菴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宜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遣府君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陪酬菴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俱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矚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世說曰庾大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道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

此處亦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龍竟坐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定欵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空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瀟館下淹留奉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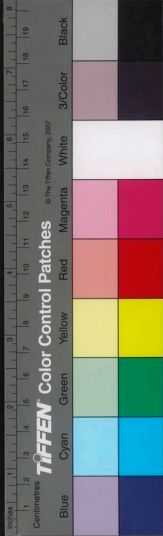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

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聚成玉因突入貂袖懷溫奉芳葦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割復毫分纖作迴風昔製爲紫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細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委雲梁簡文帝謝勅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鑑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襄



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膏上廁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奸婦人患而捧心媚眉見者皆以爲好且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與見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崗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古詩曰四坐且莫譎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拔銅鑪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鑊秦王子雀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匳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綵縹緲更相鮮麗廣武騰高林薄木平眠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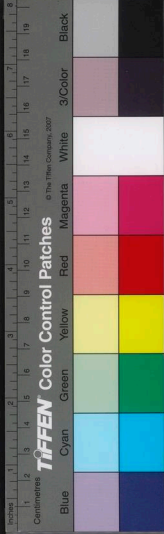
曲池蓮葉蟲飛夜室秋雲汝曉天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

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倅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重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巨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眠於時青煙司案紅光駭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舛炎熨內耀苾芬外揚似慶雲之祥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水爲玩於華堂 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慚巖若山上貫太華水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執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紮 梁范靖妻沈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繁翡翠寶實柔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佞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瓊



叙

釋名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螿戴瑋瑁釵 華陽國

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梁湯僧濟世

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選自比挿映還自憐窺窺

終不罷笑笑自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

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 瑤華之機巧持精

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瓊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

於是妍姿美妙之徒相與競騷飛寵並修勅理桂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瑛

瑛收紅顏而發色流眄閑步輕袂莫莫特炫豔以相競常逍遥而侍側昔

先王與道立敬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後漢崔瑗三子釵銘

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舉星三珠璫釵攝媛讚靈 梁

元帝謝東宮發花釵啓曰昔謝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軒於寶案王蔡

之詠憑此乘蓮九宮之瑞豈真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

麗玉盈暉遠過瑛瑁之飾情金耀百高綵翡翠之名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摠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疎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

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待執巾櫛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豐安

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溪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

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時喪櫛梳坐於客室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

血德覽仲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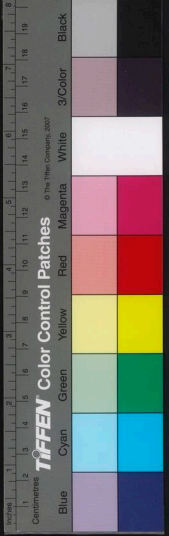
生也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

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

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

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

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柔



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漢書曰陸賈使尉他留飲數月他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魏絜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鏡

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羈之蟬翼雜花勝而成旣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獸勝欣此節新擬板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不傷韓子曰古之人莫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戰國策曰鄒忌身體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忘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官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提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檐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自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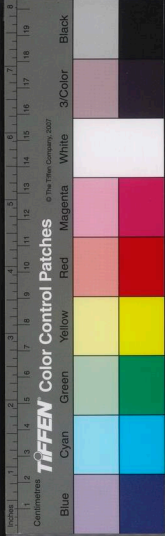


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鑿人也淳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詩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 鉢恒在側誰言覓鏡稀如木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奏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隣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鏡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重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挿不用暫臨池當猶可於面偏與鏡相宜安欽劔獨響刷鬢相俱移惟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伶不自識終爾因鏡

中分眉一尋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不好通

詩 梁劉緩鏡賦曰夜書已竭曉鍾將絕窻外明來惟前影滅階燈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窻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開一箇比如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粉可伶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柔莫銀纏碎鬼尤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絳非是畏欒板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鸞啼吳王烏驚御史王花簾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元晃眼早風吹面臨折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華臙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官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風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偵鑲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扇競學生情爭於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刺飛花墀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溼漬香蘭豈鬢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釵於粉絮粉頭新罷照著衣還從



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縵纓衫正身長裙斜假傑真成箇鏡特相宜
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匣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邈明水景若朝
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倚漪潏潏疑峨峨后
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競崇誇以相輝 梁
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石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搗聲雲間月見水淨
珠明江惣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者衣鏡皆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
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員局影
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濟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兕苑未侍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
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泥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

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會稽典錄曰賀劭
爲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又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
沐坐嘗著襪希見其足 銘 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
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
孫孫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興祿邁動以福
并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舟車部 舟車

舟

易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黃帝二臣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樹造比每爲橋也繼連四船也方併兩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艙也艘
特卑船也附維木以爲渡也
 海大船也山海經曰番禺始爲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墨
 子曰棄作舟廣雅曰艦大船也舫榜船也蒙衝扁舳舫舩舩艇舩舟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止曰翟室於中侯望若鳥雀人驚視
 也又曰舩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又曰外狹而長曰艤
 衝以突敵曰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舩南楚江湘凡舩大者
 謂之舩小舩謂之舩說文曰舩併舩也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舟車部 舟車

舟

易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黃帝二臣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樹造比每爲橋也繼連四船也方併兩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
舩也特卑船也附維木以爲渡也
 海大船也山海經曰番禺始爲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墨
 子曰棄作舟廣雅曰艦大船也舫榜船也蒙衝扁舩舩舩舩舩舩舩舩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止曰翟室於中侯望若鳥雀人驚視
 也又曰舩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又曰外狹而長曰艤
 衝以突敵曰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舩南楚江湘凡舩大者
 謂之舩小舩謂之舩說文曰舩併舩也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齊封穀尸而還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冠警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弓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 又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又曰晉楚將戰稍翼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

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輪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車具人部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又曰桂楫兮蘭棹斲木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交繞其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車具人部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船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感於死而又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

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遂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鼉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鄂君水湄今夕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愉快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

聘為夫人詳其水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言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枹朴子曰瓊艘瑤楫無

涉川之用金瓠玉玆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望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

雅而乏冶略者非翼亮之士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寒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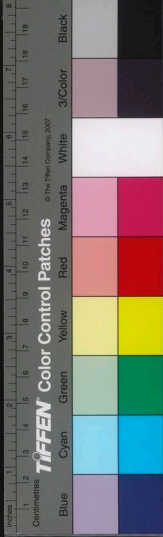
而欲尋追風權藍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

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父而不來孔子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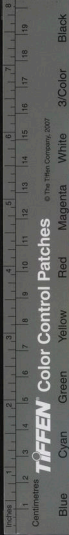
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

德爲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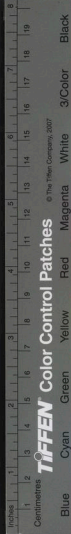
涉河海爲舩艘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舩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舩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張璠漢記曰梁異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椽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遂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採舩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採舩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豕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舩之上而列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舩一舩繒綠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舩爲單舩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

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圍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惟帳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舩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呂蒙襲鬩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樞帳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枳閭大紩繫石爲碇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鐵乘大舩突入蒙衝裹身以刀斷兩紩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舩雕刻丹雘青蓋絳旛蒙衝閭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勅船人更增舩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池中有紫官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舩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除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疑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



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
獲大戰蜀賊以結棹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
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栢宣穆遣人尋盧
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艦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
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邊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
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
軍任不得委累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閉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渭臺護之三百舸爲前鋒進
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
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鑠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鑠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
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諷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

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舳舻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矜今官詔可其
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鍾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
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舳舻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
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僧正違約加斬凶兆先違矣 臨海記曰白鵝
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舳舻 梁江祿津渚敗船詩曰可愛木蘭舳可憐
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船長埋沙巨舳難出陸沉成許去
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
飛雲凌波漾鷗采映水煥蛟文甫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條忽方千里懸
竇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
蘭擺沉旌欄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諷賦得江湖汎列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汎青鳧後
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
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來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
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軒



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賦晉棘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沒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困之滯質難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後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楫清謳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揀治而自負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棧車棧車德載也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爲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又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事貝天管子曰奚仲之爲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提相得成器堅固主德奚仲

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 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爲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放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圍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暗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風俗通曰車二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為車

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

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遺車一乘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鄭

伯之車債于濟 又曰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而走 又曰

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人滅

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

奚仲為夏車正 又曰晉侯使張黼輔蹕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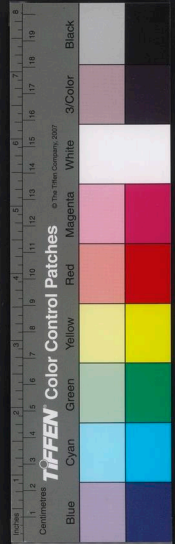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

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握坐射大子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

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 又曰鍼適晉其車于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



左騂馬頭上金鬃者馬冠也

梁戴嵩車馬詩曰

葦洛風塵冠蓋相

噴噓多稱觀其冷競隨田蚡熱輪逐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

言盡飛鐵束都地已鑄西山緩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

爭門若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

安處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驚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

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探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

是臣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責內顧自勗匪望其度匪恣其則越戒

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九慎茲容

無或奸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兼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

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

離合之嘖噓疏達開通兩輻障邪尊早是從輓軌之用信哉所同又天

駟車銘曰吳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

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膾 鮓 酪 酥 米 酒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

炮生為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

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

本者也 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 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

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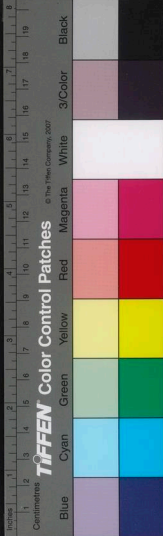
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況若

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

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

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

食吾求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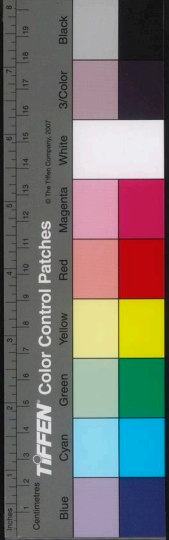


左騂馬頭上金鬃者馬冠也。梁戴嵩車馬詩曰：葦洛風塵處冠蓋相噴噓，多稱觀其冷。競隨田蚡熱輪，逐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束，都地已鑄。西山緩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爭門若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驚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拍，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探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責，內顧自勸。匪望其度，匪恣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九慎茲容。無或奸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兼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嘖嘖，疏達開通。兩輻障邪，尊卑是從。輓軌之用，信哉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吳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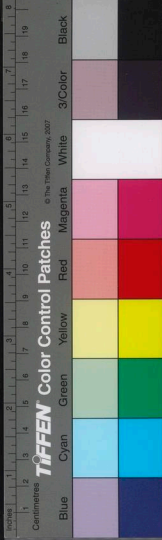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膾 鮓 酪 酥 米 酒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宜黍，宜禾，宜稷。大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求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裏，三旬九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怜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官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糖粳粢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千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官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二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盛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克舜自東不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

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移** 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雖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拍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軼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苑之筍洞庭紫蟹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藟千里葦蕩萬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丈三節白日灸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僇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
 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買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
 人 三輔決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
 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
 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膏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晉書曰晉書曰
 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
 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嘍
 而針時警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餅
 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
 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
 安定喧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
 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楸
 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

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幻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
 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口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口當早歸請受賜即
 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
 謝上曰先生起自青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
 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二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
 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釀肉視酒如糞栢譚新論曰關東鄙
 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梁劉孝經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昨肉啓曰味過瀾鳳珍越犀龍故使犀鬚收風焉
 夷淨浪神居鷄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微違迂復等受登預頌純嘏恩
 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尚書太傅曰散宜生闕天南官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論衡曰儒者言秦平時蓬蒿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談有饅餠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罇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减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棣然尚不能

鮓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瓶瓶音即水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

里外者數處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

罪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

之謂客口此龍肉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徵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川鮓餽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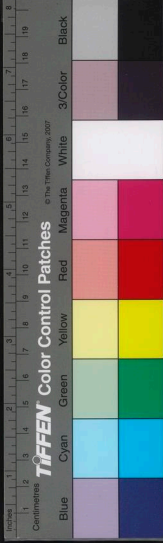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羊羊克肥乳酪好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葦羹末下鹽豉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味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酪曰曠阻陰山之外渺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勸微停饑懼喘既弘道於世致方駕西術又興言於俗表

米

上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糶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家語曰子路見孔子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有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復也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石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卒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窘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米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躡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命穉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日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者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歡之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其得邑人歡心周瑜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拍一困與瑜瑜益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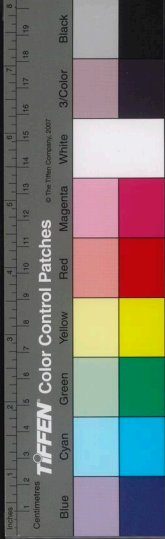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齎米數斛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又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三世說曰郝嘉賓餉糧還安米千斛適安荅直云損米愈貴有待之煩齊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齎長生米啓曰堯不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齎米啓曰渚水鳴蟬香閣七里瓊山合穎穎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溫便繁空撤家本之休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根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謂文學之篇 又謝相東王齎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齎米啓曰比陋卷單飄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屈蠶蠶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虛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旣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齎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糝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腹之食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罇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繆公云善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

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

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

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漢書

曰百米百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芬布列若又曰千定國飲酒至數石不

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

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

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

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

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自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

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

此國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醜乃取毒置酒

中立消賜胡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

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

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占之賢聖無

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

曰正月且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魏略曰太祖禁酒而

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

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

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譙舉鵬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

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事具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

執酒杯左手執蟹螯相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

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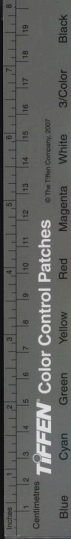
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
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
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送桃花源稚子環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
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鍾然樹菓山杯捧竹根風池遠更暖寒谷長暄未
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 又正旦蒙趙王查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
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
使何時迴 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
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推只言子日飲舊逐中
止來 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蒲瑟風聲綠蒼苔雲貌愁鳥寒栖不定
池疑聚木流蒲城桑葉落瀟瀟花秋頗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又答
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
扶畢卓猶足舞玉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
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
得左右牽於繩徽自用如此不如鳴夷鳴蜺漉酒藉腹大如壺盡日感酒人

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羈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
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旌之景曜協嘉號於失辰
穆生失禮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成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
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
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
謹或揚袂曼舞或扣劍清歌或頰醜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旣駕或
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棄者忘貧於是矯
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
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百酒是
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飾其三事醜沉益泛清濁各異章文德
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權好贊
交往之主賓旣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
誣遺大耻於載藉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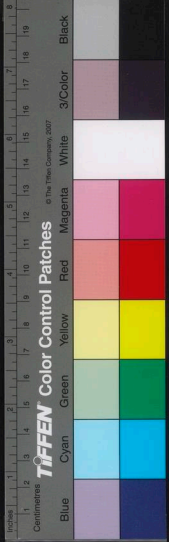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且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王是艱 晉張載鄴酒賦
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
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
居舊而彌新經感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藩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
爲其酒也殊切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體淳色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邀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法靈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
迴軌駛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
氏之見䟽鑒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
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韻** 魏劉
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闔戶八荒

爲庭衢行無輟跡居無室廬暮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袵矜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捩腕承槽傾杯歎
醪奮釐箕踞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 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于今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卽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靡紛紛而
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
故父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引**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疊碎玉椀破甌
觥指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蒼無行榼家無停壺訓棹折杓沈炭錯鑪屏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豢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與鷄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



小節而齊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問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更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減影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賈曰唯唯敬承德音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酌試倚仙樹葛玄泥
首才比蒲桃孟他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啓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踴躍以望我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竟
非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飴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蔬肩卮酒
無以奮異怒趙之嘶春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效其氣高祖非醉斬白
蛇無以揚其靈素益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歌醜身困於楚猶是觀
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壺 盤 樽 卮 杯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下下
以入山林川澤羶魅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天下小 爾雅曰鼎絕
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燕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
晉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絜衣其紵載弁依依自堂徂基自
乎徂牛鼐鼎及鼐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子鄭而立之以郟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效回



小節而齊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問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更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減影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平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賈曰唯唯敬承德音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酌試倚仙樹葛玄泥
首才比蒲桃孟他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啓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踴躍以望我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竟
非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蔬肩卮酒
無以奮異怒趙之嘶秦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效其氣高祖非醉斬白
蛇無以揚其靈素盜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歌醜身困於楚猶是觀
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壺 盤 樽 卮 杯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下下
以入山林川澤羶魅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天下小 爾雅曰鼎絕
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燕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
晉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絜衣其紵載弁依依自堂徂基自
乎徂牛鼐鼎及鼐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子鄭而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效回



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事具祥瑞又曰
徐子及郊人昔人會齊侯盟于蒲陵賂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
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
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
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諫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
知哉 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膾死 又曰秦武時汾
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奉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
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閻闔
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鞭平王鼎以爲名言大鼎

之基舍昭王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

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
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
守貢寶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闔閭外鑿地爲池積土

爲山文石爲棹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

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

鼎落既而執紉者莫不疾耳蓋射他之鼎 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

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

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及而盈煙煴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

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事具神山瑞 銘後漢崔瑗賣大

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

焉雉膏之災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

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錫其鼎湯刻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貝雖快其



口損之爲務。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鬻，輔敵，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維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鐘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晉書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爨，對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鈞詩曰：玉鉞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華。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黃

表送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

口水精鉢一口，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

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

，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鉢鍊

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

，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竟於水邊噉糜，噉

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取鉢在

宮中供養。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

取佛鉢，旣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

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

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

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鑄刻可奇，見符神鼎，撒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

玩於簞瓢之門。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寶製極範，金用

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戴山經，閑衆靈於器中，弄神效於掌裏，足



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靚逞羗齊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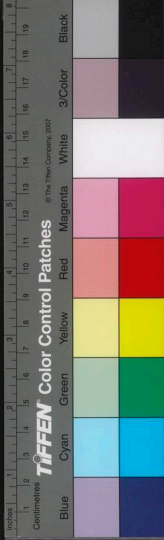
壚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壚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冥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蟻窠香得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勅賚廣門壚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枕非謂塊竒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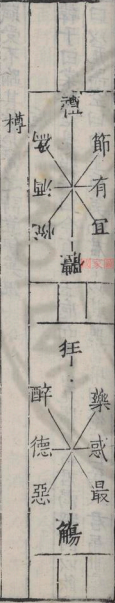
周官曰王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曰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成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左傳曰昔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曰遂入軛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歟盟而定從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啜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囚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節舞者應節而舉 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景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穿成圓且密 魏母丘儉奉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假塞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鑄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駸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羣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隄離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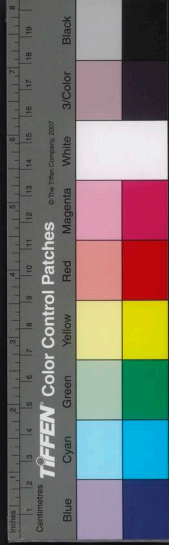
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琇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仙掌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本清露於飛雲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魏母丘儉承靈盤銘曰恭其聖魏紹天惟則承露魂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清新石礪魄洪基岳停下滲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挾高而不傾秦戴魏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聖聖繼跡亦世明德不泰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其酒盤銘曰



爾雅曰彝卽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卽中樽也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作犧樽在西又曰泰有虞氏之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者殷樽犧象周樽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失性一也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節聖人節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學萬石樽則曰汗交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漢書曰成都侯商于邑爲大司空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棲護自安舊節色亦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賊子士壽坐百敬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開門堅守勞賜吏士作音樂賦饋權子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 軻具人部

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備靡娛明爵浮象樽珍

膳盈豆臣

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疊儀象嘉禮具

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溢德將

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助厥心 後漢李充樽

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

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茲嘉

賓興陳箴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

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女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

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

賦受不踰其量危驚之詩豈伊異況

厄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厄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厄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泚臺

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母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泚妻妾一戰國策

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

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竊懸悉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

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具遊臨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厄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又曰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

為揚州刺史奏事在耶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

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

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

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繫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璋

寶高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缶之不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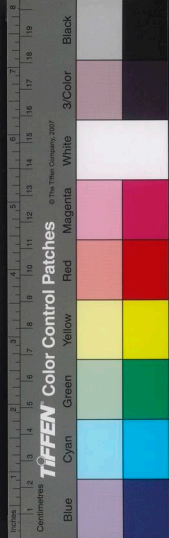
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展執冒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報之語物哀則不忍用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文子曰清

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閼河水不見太山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形必將屏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狗胎又曰纒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遣之樂羊坐於燕下而饗之盞一杯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蠅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不

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寶靈器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秦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法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敬故以取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相樂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冠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謝承後漢書曰豫章朱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凄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王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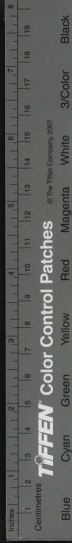
杯



曰頽淵之篋黜則勝慶封王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
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高頭
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
金銀鑲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筵間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
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
喜慶者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權氏之失德乾儼
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 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
飲以享慎其得王用公之美驕云為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遺羽杯
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此抱誰請誰
緩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盃謂之玉 說文曰皿小孟也 吳志曰曹公出
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督賜米酒衆為盃乃以銀椀
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持寧引白刃置椀上呵
之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却
起邪持酒通次酌共各一銀椀至更時銜椀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
重 咸康起居注曰古使遼東使段遼等玩瑀盃 魏陳玉曹植車渠
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涓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
玄素之燁睜帶朱榮之歲製緇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
景若鸞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
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而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鬱翁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
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
而特章侯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魏應璩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
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喻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喬擘豹變而龍華
象蛻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聚色鱗聚卓度詭常細縕雜錯乍圓
乍方射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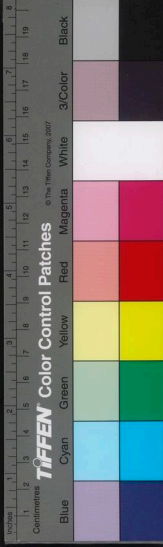
徐幹車渠椀賦曰園德應規異從易安大小得宜客如可觀威彼清醴承以瑠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貞之彼珍瑋茲椀之獨竒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椀重岫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閨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寥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固麗飛塵靡停灼爍菊燭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澈清醴瑤琰而外見隋江惲瑪腦盈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竒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鸞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憚無風而引短鷺出迥而飛長副若海亭岳峙紙落金銷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盃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欵器兮何有書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離以爲悵固分致歡甦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

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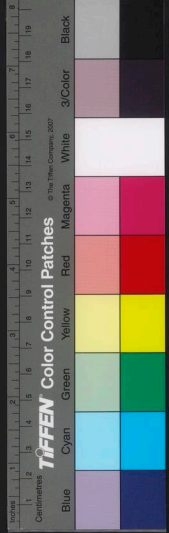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子曰：蓬蒿不能爲器，瓦礫不能爲器，人曰：
 蓬蒿之爲器，又曰：射有似手者，失諸正鵠，及求諸其旁，又曰：孔
 於夏和之圃，蓋觀者如堵，左傳曰：晉將戰，榆庭之實，見於基，
 射之微，七札爲列子，曰：蠅古之善射者，而獸侯鳥下，尹子曰：
 莊王命東田，其射，結於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長弓射之，拂在翼，王天音
 又曰：鴻鵠在上，射者以待，若發，事各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
 心亂也，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鴻而不見
 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世，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於力，之不足者，與之，昔高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巧藝部

射

書畫

圍碁

彈碁

博

擲蒲

投壺

奕

射

藏鈎

四維

象戲

彈碁

博

擲蒲

投壺

奕

卅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

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

懸弧之義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廆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

射之微七札焉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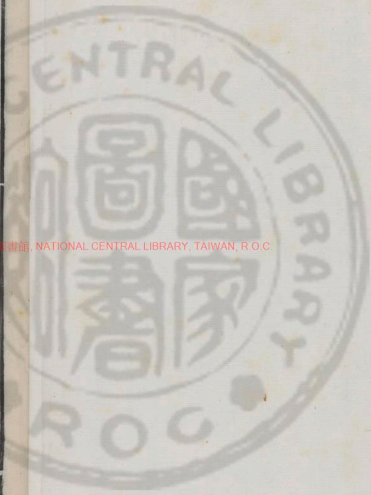
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曰鴻鵠在上韞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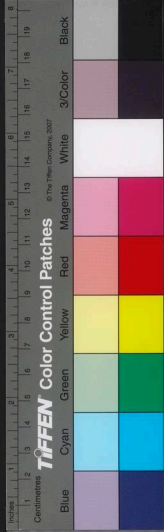
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鶴而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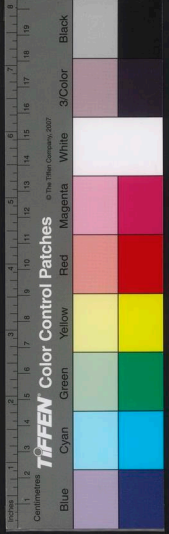
鵠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以為伏虎鬻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於人乎 史記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鐵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 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察天而發鏹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魏書曰文帝共王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獲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罵以手持樓禁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禁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後減猶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擦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麇鹿

九雉兔二十 梁元帝落日射罷詩曰促宴引枚舉中園 朔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 轟鼓送華嵩附枝時可自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辭竿橫弓先望 翔驚心一鴈落連臂兩鰲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 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厄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曾為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史籍所作 鼓琴瑟吹洞簫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法傅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之榮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其家知名芝及第種善草書至今稱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和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煩自矜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大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王隱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爲希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漸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激鍊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欽東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楷前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寒而高舉或落揮而目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緬憶藻如春華之揚枝提墨縱體如美

女之長眉其滑麗有易如長溜之分收其骨極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險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於牙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沁想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摩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嬈深功爾其謀明敏婉瓊約循移將攜文筐將託韻筆寶儀春等愛麗景依尤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莖約實算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共如芒故其姿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視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象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峙鳥震延頸翕翼勢似凌雲晉衛恒四體書勢曰私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爲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蚰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蕭形欹奮疊而栢栢及其逸遊野響乍正乍邪駢驪暴怒逼其轡海水宗隆揚其波玄能對路



于山岳飛鸞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媿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彩馳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一晉劉邵飛白書勢曰烏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當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坵毫芒纖手和營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准前馳屈擬雄勢敏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鵠遊逝

梁神看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仰巖遺轉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始松鈿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鏡還代西河之簡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師且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稱李斯之篆梁鴻昔昔之書莫不撓垂桂官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訢聞之於索靖鷹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昇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也烏頭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懸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

書何曾髮髻空素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

表齊攸尺牘顏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簡文帝答曹曄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端也染墨疏密俱巧言盡有得望城罪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可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鈞時懸歎案敢意之深良不能已

畫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閔氏云漢有美女交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閔氏以爲然從容答於單于乃始得出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閔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安矣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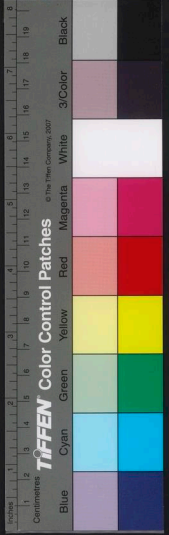
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尸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
水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
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 而不言 風
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
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開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開藏如是
固周密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焉后美於色厚
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
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
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
欲圖殷荊州堪曰我形惡御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童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
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
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珠勝向未安時顧謝
幼輿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人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

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傅咸畫像賦
曰先畫下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刑之刑情以悽然辭
曰惟年命之適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
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下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
血面而漣纓痛兩趾之雙削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
生向厥趾之不則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
浦迴遼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梁元帝謝上畫蒙
勅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髮髯宣室之圖更難
議擬成蠅罕術畫馬疎文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
詔 又謝東宮賈陞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卽看魚
動還俯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觀懸誠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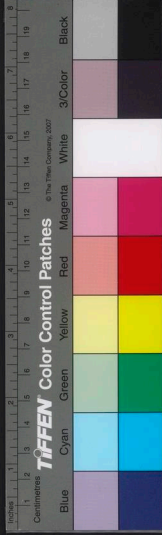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奔秦其何以免乎亦者舉秦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說文曰平圍碁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奔奔進退取與攻切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即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爲之碁者不信以袍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相譚蔡邕善音學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鄴等善碁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爲手談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粲與人共在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粲曰袁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場陳裝士卒

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連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 馮行踔度問也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二十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某欲疾營或害之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摅圍碁賦曰昔班固造亦官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砥平素管玄道星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圍共生皆目并也持碁爲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晉蔡洪圍碁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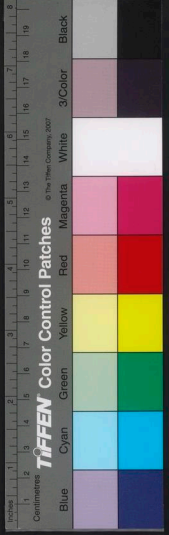
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等象
投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採菽乎中原於是摠妙思奮玄籌玩眼色
尚駢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數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
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千霓入類狡兔之繞立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
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簾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翔翔谷
乖擊掌南指情實西射楊塵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基是陳靜昧
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諱譯讓授色類不定
交措無已再哀三竭銳氣已朽登軼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聞奔競勢
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如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棄二儀之極要握衆
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
嚙從浪傳峯峯山結省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基之互奔敗未
結而筭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斫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
櫛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育后變不足以讚我云勢貌多以
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異 梁武帝圍碁賦曰圍奮象天方局法地

極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方昨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
列兩陣駢雙執徘徊鶴翔差池鸞起用忿兵而不顧亦憑河而必危癡無
成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
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先行而致寇不助彼
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云落重圍而計窮欲徼巧而行促劇
疎勒之屯還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
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基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其苦戰未
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
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
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
壺銀臺車廂井欄旣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時兩懸兩生
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
悉或取結角或管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
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梁宣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



赴沼布若羣鷗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四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
或無厭而及夫或先虛而後濟後漢班固非曰北方之人謂基
為非孔之說之舉大略苟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基有白
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
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而决有似夏后治水
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四單
之奇要厄相切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誅周文之德遠巡備
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
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覺其得失古今略備魏應
魏應揚弁勢曰蓋基弁之制所尚矣有像重戎戰陣之紀旌旗旣列權處
峰起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奔維閭翼固衛邊鄙或飾迥駕放卓輾斬列巖
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准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臣設無
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徇狂南麾中其基旣捷四表自亞夫之智取傘之
音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繫昌雪合星羅僂逼郊場師窮衆寡臨據孤

掃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雷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
不量進退羣聚俱墮力行唐突瞋目悲憤覆高崩潰項將之咎楚陳之咎
也時或失謀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發後剋燕昭之
賢齊項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簡所喪彌大嗚疑猶豫冀慮
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
基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筆也後漢李尤圍基銘曰詩
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詖弄遊竟為憲矩基法陰陽道為經緯方
錯列張梁任老恭謝示圍基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狂漢杜
礎先雷笑古人之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籌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
婉以成章老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効頌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
已墜內愧齊外羞魯服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諺頌計食空青長安
之米梁沈約基品序曰弁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音正之情
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
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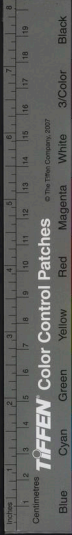


宋賦十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又豈未之
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疑神之性難限
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業

彈碁

魏文帝論曰余於他戲弈之事少所嘉唯彈碁略盡其功乃爲之賦昔
師先工有馬令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世
說曰彈碁始自魏官因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中拂之無不
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碁妙踰於帝周王褒彈碁詩
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
如之秦擲筆徒思賦辭短竟無陳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燦
不韡韡於是列象碁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
後俄掣兵碁拳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
功無與倚魏文帝彈碁賦曰惟彈碁之嘉巧逸超絕其無儔苞上習之
軌略允貫徹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滌揚暉豐腹高隆庠根四顧正

砥礪滑若柔黃碁則女木北輪表樹西技洪海若一修短無差象詩列楸
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綠邊間造長邪
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縵轉盤縈或暇豫安存
或窮因側傾或接黨連典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成劇息
而延佇或雷林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魏丁廩彈碁賦曰文石爲局
金碧齊脊隆中夷外綴理肌平甲高得適既安且貞碁則象齒選乎兩藩
禮身重腹隱頭蹇駘悍說敏不輕不輕列數二取象官軍徽章采列爛
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
親成列告堦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含禮文號令既通兵碁啓路運若迴
風疾似飛兔前中却儻賈其餘怒風馳火燭令牟取五撓哉忽兮誠足慕
也若天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徵剛
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膝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晉夏侯惇
彈碁賦曰嶽深宇以舒情蓬架壘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碁之妙殊
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右或煩蛇龍藻或分班駘或發色玄黃或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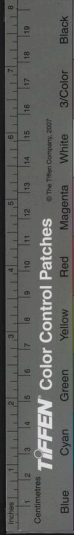


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彫錨形方隆而應矩焜焜霞以修鏤爾乃
延良人洽坐際隆肩拖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想相形技巧左
撫右拔揮纖指以長耶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趨援勢紛交務而踏
合乘流密以遙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揚滑石周散勢縱橫揜揜揜應無
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檠柏散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唐唐類
水參連棊單局覆等分紀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頸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
之微遄竇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梁簡文帝棊論序曰觀
夫棊穿蒼而挺質爲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爲暈協日月
之數應律呂之期想玄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
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
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軍完五障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
及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几回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壘
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輶之去故古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
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旨也梁元帝謝東官賜彈棊局啓曰

本賦遊藝彌愧拂巾風時應揚信難議微鳥跋星懸曾何髮鬢蓮花未易
玉屑不工綠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栢有錫
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
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山博具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事具人部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
遊決篇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爲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
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上加雞子
其上左右相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
年不成危甚於此事具人部吳韋昭博弈論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期會百世之良遇也

樗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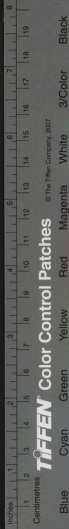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漙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鞍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度翼集茶軍千贊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刺非爲治之本自今樗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 蔓荅曰今唯許其圍碁餘悉斷 後漢馬融樗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秤則素施紫蜀出乎西鄰緣以縷繡紵以綺文杯則楛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礎是礎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翼距籌爲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棖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擲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湧沸精誠一叫七盧九雉磊落蹀躞并來撰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雜考卷五十四

七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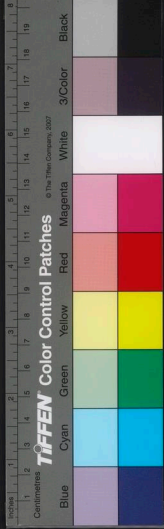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遑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關勤思平居不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園圍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習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事雖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客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揮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占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備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功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施後設臣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啗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爲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租豆 魏略曰邯鄲淳字叔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古歌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厨具肴膳推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亦並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非筒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蒹華 壺是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岬菜織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察妙巧

之所極駱駝聯翩爰爰發翻半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回矢退効既入躍出往再 候仰俯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固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擗是自遠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類也若乃操矢作騁累撥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綱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音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 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

詔孟康曰乘五閏不

也試習其術以驚睡

後漢邊孝先寒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寒其次

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書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
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寒者
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上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
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
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云乍存像日月也行必
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
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寒之為義感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
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
其成敗為法式焉

藏鈎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效勝
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
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等三籌為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

人手恭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

此也車具居處

晉庾闡藏鈎賦曰歎近夜之藏鈎復一時之戲望以

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籠而不啓日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
長乃不咨於大臣鈎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
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垂策靡陳而不喪退
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誨其風退對者催
其連射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音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
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
神材比為愚策

四維

其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華侯所造也畫紙為高截木為
棊取象元一分而為二淮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
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曠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遊眾藝之特奇
盡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



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基則獲圍成未
合驕基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
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
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
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
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于取未在于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
其位至震取允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悼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
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
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
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
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還善
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

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由言駁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壁
一德踰於華冢周庚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疑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綠簡既開月扇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叩
洪鍾如懸明鏡白鳳遙臨黃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
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處促戍文之盡亡靈龜
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摺筭當大依劇窮地地理於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瓊石兩行赤水之符北使
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山而關而馬白旣舒玄象聊定金桴日月之
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而左轉從黃
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沉乃蕩遊行徽音
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
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屋斜初墜猶豫樞機嫌疑
溼涓額望咫尺感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甲而取未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卷之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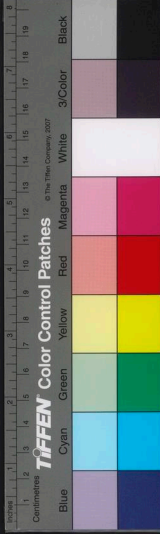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養生

養生 卜筮

相術 疾 醫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
 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 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呿呼吸
 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
 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他別傳曰他嘗語吳普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 體常動搖殺氣得清血脈流通疾則不
 生 卿見尸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 開門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亦
 松彭祖之為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
 珍五耀內守九精 又曰城陽郡 儉少時行獵墮空家中飢餓見家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 吞氣或僂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
 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頗 苦極後人有偶窺家中見儉而出之後
 竟能咽氣斷殺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養子元一曰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養生

養生 卜筮

相術 疾 醫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
 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 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呿呼吸
 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
 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他別傳曰他嘗語吳普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 體常動搖殺氣得清血脈流通疾則不
 生 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 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亦
 松彭祖之為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
 珍五耀內守九精 又曰城陽郡 儉少時行獵墮空家中飢餓見家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 吞氣或僂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
 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頗 苦極後人有偶窺家中見儉而出之後
 竟能咽氣斷殺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則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持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而蓋命上獲千餘歲不可數百年而世不精故莫能得之豈令人重榆令人輒合歡調芘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_心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吐蒸之使重而無所輕害之使闇而無所明染之使黃而血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卜筮

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棄事上帝_言也 此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尚書曰立卜筮人 吉史考曰庖犧氏作 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 公占之曰藪澤蒼蒼其丘正公戎車則

從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矣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史記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於民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犧作八卦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勾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至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著龜之用豈非頰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



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宋顏延之大莖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决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爻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愓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未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迢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美門五將巫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鷲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交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相術

孫卿子曰古者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知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善相史記曰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事具職官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蹙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又曰班超行誦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額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魏陳王曹植相論曰世人固有身瘡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入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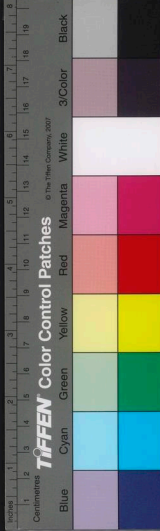
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
無憂而感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
色有先見也故福鶴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
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崇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
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
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
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
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眉摘理不常中必
矣若夫周之叔眼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專記其効驗之尤
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之條侯而已 周史信以蔡澤就
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
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
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
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
裁出世身摧家破馬唐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
食而宦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齠齔或不辯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
其偏有得也 梁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手幾
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庸弱
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洵乎日月
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纓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
望伏犀起蓋隱轡交映井宅旣兼食匱已寧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
其深目長頸頰頰威羈地行鷲立猥喙鳥喙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
莢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
公疑負圖之容孔父眇桡違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申明其可貴或間或
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玉饌終乎
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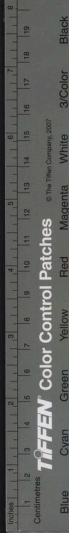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相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終蜀襦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闢乃相問而去 又曰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目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小氣疾一歲而亡 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虛奮忽乃爲遺令勅兄子可立一貞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啞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人曰予之祖柳爲及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斝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使得疾云蛇入腹後柳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斝影耳非有他恠宣意遂解甚怡釋 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沉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逢龍子浴空歎楚王頌 又喜疾瘳詩曰朝寒猶掩扇宿慢未懸鉤逍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德聊喜學生廖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調邪無賈服袂氣息梁牛隔簾蔭翠條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笥玄水出長洲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珪璧仁祀盛黃纁禮壇優紺席簾均瘳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 誦賦臣寧用



觀清客 梁未超道歲晚冗痾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酒
伏鑑開風欲驚葉飛林夫影水合澗無聲太息興林念靈敢離衣行唯畏
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詩** 晉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
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擗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
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食而度帶
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
妙門乃歸奇於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
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柝闌禁以永夕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為禮聊臥
疾以來休息時凍雨洒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
高歌莫和百酒時傾洗然尚想何處何答 **表** 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
表曰昔違紫復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於民請
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而宣將五校失道入尉驕會二箭而解重
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衽師雖王郭不追未買雖銅寶以裝

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兇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
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表** 梁簡文帝
答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駐把沂川可浴弟郢南寡訟時
輟甘棠之陰異州為法暫止繁樞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
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
子預亦九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作都之香
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聲夢惠日
暉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
南起留滯之恨 **詩** 梁陶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為大患莫急
乎疾疢疾疢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師藥易尋郭郭之外
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
繁柝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
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
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



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
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堅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為猶治也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日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下為病也心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
醫也厚禮而歸之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
龍叔背盟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益
疾者或由此乎謂聖人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遇而奇
之知非常人及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
藥與扁鵲 又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
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魏志曰華佗遊學徐土兼
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 沛相陳珪舉孝廉太
尉黃琬碎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

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
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剝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
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晉葛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
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史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
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
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方無傾問
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因還精爽於既繼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

內典上

內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代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利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大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又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迹合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音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司者賈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其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

內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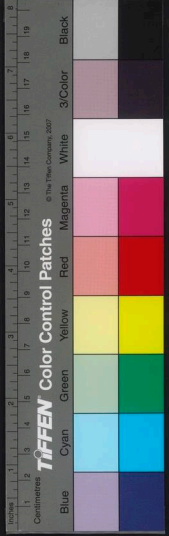
內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代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利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大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又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迹合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音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司者賈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其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



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
罽佛姓迦葉生耶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
少酒過中不復飲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
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萬王爭將佛履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耶竭王
乃作金棺椁檀草遂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萬國
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蹇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
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成
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
可寫送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侖有天竺胡五
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
夜香有區椽摩花冬夏不衰曰載數千車貨之懔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
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秦鳩

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秦
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
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靈運石
壁立招提精舍詩曰四城有頓墮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頽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雷起長綵迨未謝時逝不
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滯飛庭前高林映窻裏禪室榻空觀講
宇折妙理 又過瞿溪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烟空林響法鼓庶乘四
等觀永拔三界苦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入關齋詩曰玉桴乘夕
遠金枝終夜舒澄淳玄化闡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
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騰
長原例見望遙焮透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
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暹温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
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



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
自己極滄流去無邊唇蛤生異氣閻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
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中玄 又夢詩曰甘寢隨
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諱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
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
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鑊金版真言隱上清
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
方明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曰才性之方便
智力非善權歎逝比恆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及弱喪謂不然三苦恒
追隨五毒自燒燃貪癡養憂畏熱惱坐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
言追善友迴與尋勝緣面勢周天地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磴道
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瑟瑟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
遠心虔菩提聖種子十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以我初覺意
貽爾後來賢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闡天

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解落華蒙重榮 梁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千里生雲霧瞬息起水
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弃捨庸識屢適迴六塵俱不實三界
信悠悠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演璧的的似沉
鈎非關顧免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
何更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迥參差連峯鬱相拒迷聞如句味適應成言
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或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
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
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
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書花斜色去夜樹有輕
陰並能興眼入俱持動惑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
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
光迥望疑垂月仿瞻璧臺璫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忘有何關
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辱制書開攝受絲綸



廣慧門時英滿君圍法侶咸天園俱消五道縛共蕩四生寬三循袂愛馬
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艷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齡鳴書軒新梅含
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湖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籠樊
又往虎窟山寺詩曰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
分花出黃鳥桂石下新泉蒼鬱均雙樹清靈類入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
雲邊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又侍講詩曰物善溼深慈監撫宣王事
英邁入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旦出興業寺講詩曰沐芳肅朝帶駕言祇
淨宮羽旗承去影鏡吹雜還風吳戈憂服箭驥馬綠沉弓水照柳初碧煙
合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方知惡四辯奚用語三空 又和會
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玄機昔未
辯洞鑿資伏羲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辯垂帶霧裏見飛
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又望同泰寺浮圖詩曰遙看官佛圖帶壁
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遇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微珠露落盤恒滿
洞生鳳不離飛幡雜晚虹音書鳥狎晨梵梵梵臨空下應真散景趨帝馬

咸千轡天衣使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實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
頭能周四忍長當出五居 叙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
宸鑿舟航動膚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官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綸
錢敬西觀縱慢卷有榮 梁昭明太子玄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故信
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曰翰動文學兼亦鳴實從
靜嗽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情理既已詳玄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
庶幾社八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食甘露百方欲書
諸紳 又恭講席將說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啓羣目寶鐸且參差名香
晚芬郁輻捨六龍驚微祛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鏡 又同大僧
正講詩曰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
寂寄說表冥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全聞大林聚淨土接衆明掖影
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生法味樂復悅玄言清
何因動飛鸞暫使塵勞輕 又開善寺法會詩曰茲地信開寂清曠唯道
場玉樹瑠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瑤臺羅下石磴攀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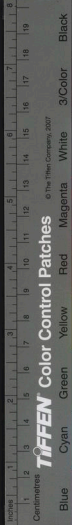
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呈神功照不極
睿鏡湛無方法輪明智日慧海度慈航塵根夕未洗希垂露光 梁宣
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敬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愛
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和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
珠 梁沈約入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道難關八正扉
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旣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
曰六龍旣驚軫二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慕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駁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二標道心眇眇玄塗曠高
義摠成林七花屏塵相入駕灌芳襟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
曰皇明執東暉帝宸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蕤路分流
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造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眞鏡山銜殿影
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大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
拂石豆火欲然薪重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 又詠同泰寺浮圖詩曰望
園臨奈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山中天衣疑拂石風翅欲凌

玉雲霓猶帶雨蓮井不生桐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出環龕未靖
縵帶虹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我后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
求得離塵蒙 梁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羸馬
田王田停鑿對寶坐辯論說人天淹塵齊海適照 暗仰燈燃法明一已散
如劔儼將旋 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詔樂臨東序時駕
田西園雖窮禮遊感終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蕭管
飛輝燦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棘林開前騎騁遙曲羽旄屯煙壁浮
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縹蕪蕩彌繁輕
生逢遇誤並作輦龍鶴 梁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次寥秋氣爽搖落寒林
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爲感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
存卷舒 梁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聖德及羣
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澗誠銷五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
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梁王臺卿和望同泰寺浮圖詩曰朝光正晃朗涌
玲標千丈儀鳳異靈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楠高簷桂珠網寶地若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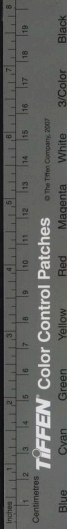
沙風鈴如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霞
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周庾信和同泰寺浮圖詩曰豈君陵大清照殿比
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僧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
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晝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酒
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
入解樂方遣六塵情 又詠廣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
書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煙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心論佛性真氣辯仙
才 又登雲居寺塔詩曰重巒千仞塔危墜九層臺跼下雲峯出窓則風
洞開躡鐘聲度中天梵響來 陳陰鏗開善寺詩曰鷲嶺春光遍王城
野望遙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
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及幽桂有芳叢 又遊
巴陵空寺詩曰日宮朝絕曙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
奩猶馥幡塵盡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陳張正見陪衡陽王遊
耆闍寺詩曰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免死移飛蓋王城列戟替荒階猶

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鶯嶺白雲深秋樹被依葛處戶響山禽清
風吹麥壘細雨濯梅林 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
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普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
乘化好晨征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外誠罔情違業雲結
影慧日覺暉委地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峯珉見璧辯礫知
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田生疾患以身全業資
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駢躡銅錯徒鑄惑端風緒愛境
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
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逕開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囁傲焉慮脫落
何營長捐有結永冥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
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爲之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
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
出自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疑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將煩憂



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矇夢華胥怡然如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理於分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弃琴瑟於大壑單官非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麗裴服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偕於出世也解網於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弱弱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偕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美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弘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得之海踐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玄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鏡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極祗園于時藏秋仲節灑景好晨氣含金扇霜浮玉管鳥弄鳴於瓊音樹裁凝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愧煙辭曰析論冥空玄幾入道密字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靈嵐搖銀草 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

疑久近遠者皆自實勿起離合情會無有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木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奔愚谷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淡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入微欲安恃 隋江惣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迴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遊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燄盡落輕珠甄色並月眼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衡穹吳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威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况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鉢鋒廣說藕絲見道重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林照采出紫燄而相輝纒度蓮河即處天冠之



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玄
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感起十重七地初月方稱變易二
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梓浩浩焉不
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傷臨三峽帶明月之流 梁劉孝儀雍州
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纘譬日無德稱其
道况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耻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
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
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
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沉梵花獨及猶有香杖墨衣紅瓜紺髮可得崇
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
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
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未又徘徊闔外似救毗城之疾空
中生樹豆曰難思火內披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實應多社葉萃梵
靈化開孺子玉蓮交映銀荷通起伊尹慙桑伯陽差李 梁劉勰刻縣石

百非洗蕩萬善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鍾籙曰篆間鏤刻樂上雕鐫

聲齊法鼓響逸鳴健卅移巨壑天壤初禪

儂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

疑蘿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雷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此

齊那子才文襄王帝金象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

悟茲空假勞此蓋纏或面往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營

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貽響感發大千鍾福旒纈其求如天

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歸誠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

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曰惟摩作聖有縱目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

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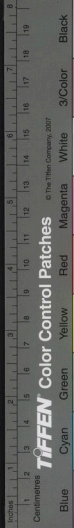
自分不勞鷄鶴之功六時靡惑非待壺前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辭曰

用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徹成敬萬國感尊一人有慶方傳自又

是用成誅 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律師墓志銘曰峯類朽

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聲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

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吞鈞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辨才可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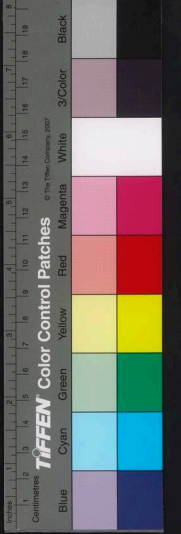


妙德難傳 宋姬寺慧念法師墓志銘曰電逝生危舟沉道滅石折亡儒
星開頑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
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志銘
曰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樹差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
龍夙探威鳳善堂間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峯積石穿寥雨樹悠漫三
泉神明何託暗存空傳 相宮寺智舊法師墓志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暉五塵夙離三脩九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灯含影慧駕馳騁若韜山
金如荷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寺傾蓋于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
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翠微遼遠平野薪盡火滅歸真息假 淨居
寺法昂墓志銘曰篋笈含靈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轡中衢息
棹脩渚隴陌白駒勝綠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哀楚 梁邵陵王揚州僧正
智寂法師墓志銘曰綠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冥惟上德
爲龍爲光凝情內瑩搜木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醫
妙法方求慧水停滋五通齡莫西衆增悲 梁陞儒誌法師墓誌銘曰法

內湛慈慧天發君綴慶璇枝聯休世漢幸 得營無負斧任重東蕃實以契
闔言提綱繆垂誘事其從居襄深則盼而切思作收繫結幽祇一訣極慈
長違寶幢風枝弗靜陟吧何期祇奉儲訓 謬茲刊撰大道長業大遺範事
降差油素之可掬懼故老之難述 又相宮寺碑曰真人面減自羅漢東
遊五明盛土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 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
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神之 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
山忍辱之草天官陀樹之花四照芬吐五 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
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緯自昔 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
地多闕有輒四事又立五根泗川出鼎尚 刻之罌之石嶮峨作鎮猶銘劒
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洛陽白 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
端實惟奕瓊樓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 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仙
掌樓疑鳳皇珠生片魄鍾應秋霜鳥依交 靈幡承杏梁懸舒意藥室度心
香天琴夜下組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 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又梁
元帝善覺寺碑曰金監上躡非求承露玉 寫前臨寧資潤磈飛軒絳屏若

丹氣之爲霞綺井綠淺如青雲之入呂竇繩文映無慙紫紺之官花照日
有跡白林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圍枝翠八水池紅花疑鳳翼
殿若龍宮銀城映沼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拂空又鍾山飛流寺碑
曰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
之城闕有類偃師塘洛陽之臺殿聯連亮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
聚峯高清風鍾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遠遊又曠野寺
碑曰雲楣膠葛桂葆陰峯刻虬龍於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
雪宮穆以華壯鞦韆璇題虹梁生於暮雨蝶喋銀榜飛觀入乎雲中銘曰
圓璫巨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又郢州晉安寺碑銘曰鳳皇
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山云黃鶴疑聞天之夜響城稱却月
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螭楹丹牆綺井飛棟華棟璧甍應龍若動
威風疑翔玉鳥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梳紫陌潛通漸柳朝綠江暉暎紅
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飛分颿隔浦皇樞隱霧俱聽法鍾
同觀寶聚又揚州梁安寺碑序曰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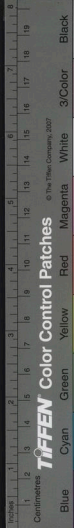
有北者孰踰於陰免故以日明見羲和之色一月縱望奔娥之象而合璧
盡丈尺猶且莫量則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筭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
霞之山白珪玄璧饒瑤池之上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
而俱颺寶壘三重映瑞囿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圍覺之風地涌神龕皆
成多寶之塔又攝山栖霞寺碑曰金池無底已通寶壘之側玉樹生風
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逼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依翠屋
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致得一而貞
又歸來寺碑曰幡影颺於絡臺拜聲作於應塔三相不留蕭瑟終壞八苦
還長燈蛾未已銘曰鈴隨風振盤依靈法丹桂無枝朱楊自翦九苑萌枯
三昧葉卷疏樹搖落翻流清淺梁沈約法王寺碑曰昔周師集於五津
漢兵至于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殫楚由平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
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操旣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
雲披繁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疑爲障曾無一葦之閱昏師及接馮攸
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



運手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於夏功高代啟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瘠池帶長州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睥周堵如雲銘曰往却將謝災難孔多矣炎烈火森森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豈諦遐長匪因希向曷奇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果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斯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梁陸鍾天光寺碑曰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曰晨登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擎天鼓撞地鍾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烏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同希微言窮名象珉珉交虛瓊瓊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鳳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貞夏傳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覆窮乎身世墮堯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假民龍草解髻傳珠袖未受寶蓮定大功起河岸捨我神居典茲靈館入襲廟殿四柱高廊並陳金壁秀連王相蹤橫雜樹間廁眾芳

梁正筠撰書

寺碑曰妙門關鍵闡之者既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倬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聖即世侈風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疑神汾水肯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高諸已篤而爲論道有未弘薰風適靈散馥流甘璧月珠星照華風葉修幡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王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功漢耿介凌煙層巒霞管飛棟星懸梁張縮龍樓寺碑曰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於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一時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於真覺之觀銘曰識相裁萌無明重蔽五住欠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寔逢象正悟彼生修照羅眞法道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遙川縈帶峻矩盤桓霞生道堞風起長瀾冬室停燠夏臺增寒周王襄善行車碑曰蓋聞在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在地成形百川起於東海是之瑋璣盈縮並運天樞江漢所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渤澥之輪迴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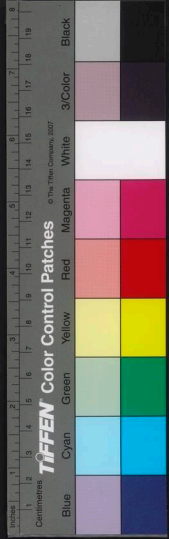
億鐵圍等閻浮之數量辛亥步驟豈盡世界之邊餘首微寧窮却海之
筭焉牛楸力方十行之借梯克馬渡河譬三乘之筵級定水壤須彌之山
智炬燃金剛之際敬表六和現沙門之進止衣乘四寸示聲聞之律儀三
於千疊火然鵠林變色四禪炎起鵠影傳輝羽林出使漢閭濯龍之祀蔡
門傳譯皆處洛陽之拜京師突厥寺碑曰夫六合之內存乎方冊四天
之下聞諸象教百億閻浮塵沙筭而不盡三千日月世界數而無邊至於
周星夕隕漢宮霄夢身高梵世力減須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天中
下窮地際轉法輪於稔國留妙象於剎窟至于善見神通瓶沙端相波斯
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迴向佛乘弃形骸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
突厥大伊尼温木汗夏后餘基惟天所置咸加窮髮兵歷無革小大當戶
左右賢王麟膠角觸之弓驚羽射鵬之箭碎葱嶺之首豪靡不從化踰天
山之君長咸背膺屬人敦信契國寶親鄰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化覃無
外提登品於萬福濟蒼生於六道大冢宰晉國公功高實亮位隆光輔命
司空而度地監匠人而置臬帶二條之逸陌面九市之通衢圖木緹錦

樞密香道微雨自麗風塵幡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大悲淨界無數
六殊芬畫六身常住銘曰七華妙覺三空勝境意樹已彫心棟斯罄
城偃色空云滅影索隱窮源根衣提領陳徐陵齊國宋司徒寺碑曰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
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刹土
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宮蹇產猶傾四大之風魔數崔嵬終
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旣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
夷俱慕自祝石瀨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
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微之緬邈傷諒悟之永滅敢以淺
見揚德音銘曰九流依真三乘歸佛道住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
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關邪以律秦皇雄威該理通情王孫徧解遠死帶
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逾易悲欣衰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
獨秀德音長住節有推遷情無遺想梁武帝壯嚴寺僧旻法師碑曰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



非折水之恒珍和壁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萬二儀德元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縉素結轅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越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巷青松長列又尤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辯駢駢之蹤汪汪萬頃誰測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觀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攬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日瑤景履水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住寶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融方超圖南轅軌章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緇金牒繁霜凝而且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及望龍樹而心哀銘曰登月夜虧清氛巨卷曾蘇遠岸蒼江傷緬 梁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蒼雲泄雨靄映房櫺浴日涵星翻光也沼泉

居張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戒實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達幽玄挾庭為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徒衆多於方丈開寶鈔之典曲闡余字之微言顯豁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闕遊藝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揚風雲重包宇宙軒轅蒼汲窻承翠嶺須枕煙露擊持光景 梁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緇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雷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懺有愴徂殫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梁王僧孺栖玄寺雲法師碑銘曰眇眇大家茫茫真樸多論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者至依西岳西岳哉哉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麓末惡葉厚安薄減意壽漱寄心庾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曰自修禪遠鑿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萎原所履天步可以為儔河流大辰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



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受道藥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
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鼎蒼鷺之兆未萌四海橫
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
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萬縣亦有楊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迷清猷載刊玄
石銘曰來儀上國抗禮奉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鍾比說擊鼓慙英樂
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艷浮檀香踰磨訶敷敷門人承
師若親靈焚軟疊弗廢香薪合窟爲定方墻以墟須彌巨海發炭揚塵淨
土無壞靈儀自真何時踊塔復觀令身 隋江總明慶寺尚禪師碑銘曰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合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蒼德
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
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
向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
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
秋駕銘曰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齋孔惜逝川

三 莫辯二諦何詮佛日 初照慧靈 不偏秋露寂滅莫離 悠然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七

內典一、寺碑

寺碑

後魏溫子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敷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沉荒涼瘠滅言淡者空知其名過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禾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舉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狂奴杼袖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推機成務標格千刃崖岬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曾懷擁玄雲以上騰百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纒於下盤於地壯士櫛以爭先義天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駁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硯硯盪盪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水離葉散靡旌敵日亂轍荒野堯師之敗於栢與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

如鷗家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七

內典一 寺碑

寺碑

後魏溫子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敷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沉荒涼瘠滅言淡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禾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墜九嬰舉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狂奴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推機成務標格千刃崖岬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匈懷擁女雲以上騰百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纒於下盤於地壯士操以爭先義天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硯硯盪盪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水離葉散靡旌敵日亂輟野堯師之敗於柘與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

如鷗家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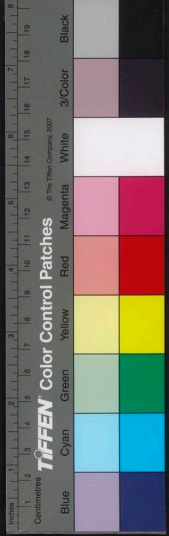


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鑿以來遊帶靈雲而至正翔鳳紛已相囀飛龍蜿而俱躡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又印山寺碑曰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諭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翼鍾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勃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絮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合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峰壘有毒豺狼反噬駭駭臨城抽戈犯躡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翼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匠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暇日於質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

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又大覺寺碑曰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

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砥切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殞燼熾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厲道洽造魚但羣生無感獨尊麗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水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與臺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曆四門穆穆百僚師範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愆實方在不朽抵掌持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平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漂滄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



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奎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沉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治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飢寒之憂水土旣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同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效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人宅渡羣生於海洋自一音輕響雙樹菩提神智慧雖祖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梁王僧儒中寺碑曰夫王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欵之氣固踰是以忘言覺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啓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獎導羣有滋濡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高玉取喻譬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固以濯之慈惠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

秋隘俯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慈等更換曰禘架井然設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闕岩峩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窕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盪百拱合水日相持繡稅王題分光爭映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風鏗鏘如鳴更戩刃鑿鏤斜登細砌煜燿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悃悃固忘想之嘉所銘曰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地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莽是月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勤禪者斯道跼巨蒸哉我王旋旒寶鉢供等檀林肅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北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鐸道踰厥極固與天長梁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景石陸開基華繩秋子取則迦夷業業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遠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飛泉土木綿綿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藻井支繞蘭椽法堂每誦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合佛影葉下秋林烟主春嶺梁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



便門示眞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
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
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重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如自妙
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
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地雖舊
域其宇惟新召崇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
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
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對雕
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止齊刑子才景明寺碑白九土殊方四生舛類
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太山之朽壞義同列辟豈濟藥水之
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
成喻風雷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春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
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長遠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辱諸
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撥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

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邈長草木不能沉塵沙莫之比及
日覺停流星光輟運香雨芻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
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
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士覺如速一念斯王德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
自斷火室不燃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 又并州寺碑
曰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太夜莫曉
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愆愆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
汎恣網孰敢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煙踊波屬洄沙
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去出沒生死之河浮沉愛育之海禾有矯然
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而利涉陳徐陵孝義寺碑曰臣聞
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匪賢聖及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
至如媯宓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神基帝
絲叔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大
任大妙之尊蕞藻之化斯深曷單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變



歆在乎一人德教形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
飴之味嘉禾秀浪井恒清天降微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
至道傍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
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曰仰惟
聖德方被兆民乃粉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昔岱山徒跣重華著其受
終德水移各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
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顧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梵爲賓紺殿安
坐蓮花養神燈前禮佛地後邊身並濟合識成歸至真國家隆盛同響遐
慶謹勤豐碑陳其舞詠 隋江總大莊嚴寺碑曰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
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摩其梵域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
察地勢縣之以水仰惟星極撥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
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
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符金奏董驪夜夢遙來海岸之
香法鼓早謹非動泗濱之石權金莖表騰八萬之俱成果道銀繩面四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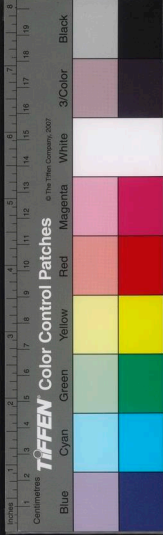
而拓梨則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電影
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楹刻桶風伯走而未升雲霧飛
灑雨師舉而不逮銘曰灼燦金華在崑銀表翔鸞仰耆威鳳雲矯木密睥
綿香泥綺繞口圓磬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填陽鳥高僧累卒碩學滋
多弘宣方等博綜圍陀皆傷寸 並悟尺波式旌鑿碣無待離戈標年糾
土比數洄河 **放生碑** 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槿花之
源龍處大林恒捨浮雲之路苦謂陵陽垂鈎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鈎云
罾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
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鸚逐兔詎識在河方前北海之滄鷓鴣未始非人西
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視俱在好生欲使金淋之鴈更及衡
陽之侶雲山之鹿不充食辛之宴 **衆食碑**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
炭皇肇訓優正脩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
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服若則苦薩應化成同色身諸佛淨
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每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



又餘生應命天宮勅齋龍海况復繞居地轉或慈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
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食甘露况復安
居自志碩莪高年或次葦於王城猶極遑於貧里迦留乞施苦用神通須
提請飯致貽詞貴於是思營粟業願造坊厨庠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
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厚義哉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
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
巧方便溫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奈林不雨鄒水揚波猶厭稻
梁未無飢乏加以五楹具足七女芳歆麤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
王未塗糜踐之深亦都非擬昆丘在次皆鳴鶯嶺之鍾賜谷初升同洗龍
池之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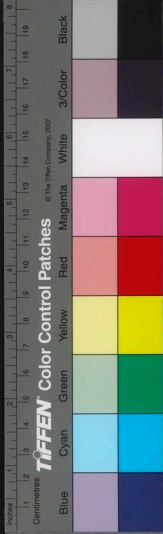
梁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
青蓮在眸 又彌陀佛像銘曰玉蓮水閣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沉漠
又維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魏魏蒲月永被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佛像
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龜背瓊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
自垂仁風永扇昭耀白毫半容月面慈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

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並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華釋迦文佛像
銘曰帝爲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
靈祇上生堯率 吳郡石像銘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
上東皇之曲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噴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阿閼峇羅洞房綺寮似靈光之金扇彩景福之
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及止亟連翩於威鳳陸壻來遊
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處仰無著之所招提觀葦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
善辭曰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城不息繁囂自纏倏昨未斷騰鼠方緣苦
流長况愛火恒燃髻珠執曉懷寶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
乳稱摧寶刹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
宮月殿最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鍾傳仙衣有拂靈刹無遷 梁沈約光
宅等刹下銘曰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艱事均從鑄及克濟橫
流膺斯寶運命帝闡以廣闡即太微而爲宇既等漢高留連於豐沛亦同
光武眷戀於南陽所以永留聖跡垂之不朽皇帝乃啓閭闔造舟淮浹接



神飈而動驟越浮梁而徑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
曰八紘悠闊九有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駿駿覽統樞光周原
無五緯入房自茲遐夏名在處亡安知若水莫辨窮矣自天攸縱於惟我
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翥累構迥創高躋土為淨國地即金剛 瑞石
像銘曰素堂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 梁劉孝儀平等
創下銘曰香薪已燎花鬘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
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劔競脩豈止天界飾其
四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蒼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浦賴靈泉燕室綠雲
精廬切製漢兼秘殿宋美御房羲和假道於呆愚翔鸞迴翼於飛棟建章
嚴勝未及雕華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極綴玫瑰階填粟玉終以如意飾用
元檀心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惟茲寶塔
妙跡可傳聖釋艱境棲美涪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劔耿介凌煙
珠舍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樓迥霧砌巷香蓮翻盪下梵
墜鶴歸仙恒夕擾擾世界綿綿此絳旆影祛彼蓋纏陳虞若染同泰寺劔

下銘曰戒香芬馥氣勝懷蘭智陸離風逾交軋啟慧日於重雲浚法流於
巨海巖此三駕用拔畏塗漾彼六舟拯諸淪溺但以一人入道波旬之宮
已震十地弘心毒龍之災競起重梁布讓積棋峻嶂神仙岳俯雕檻於
霞外寶鐸錚錚韻鈞天於雲表雷雨香冥而未半扶莢光脚而先明迨亭
峻極特立千刃灼爍崢嶸光鏡八表若日殿之燭大空似星宮之構辰極
辟曰層臺陸廣殿穹崇塗金鈿玉映日疏風 陳徐陵四元畏寺劔下
銘曰皇帝升乾行於九五闢世界於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梅檀
之柱乃命將作脩成梵宮復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協道方祇
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疑緣構御者衣服曾無綵繡咸傾
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辭曰寶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戚
抑有齊名業水餘潤災風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雞鳴李苑初築菴園重成
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衆朝禮天歌夜清蜂疑畫壁雀避雕楹福履斯大
皇基永禎衆生不盡寶劔無傾 又報德寺劔下銘曰昔者明王大孝感
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



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饗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誰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
學卽事登庸力淮尋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
風煙騰溥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踞踞軒轅之駕
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眈眈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
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
徽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
表傍依墻垣高建綵霓極睇翔鸞梵妓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
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閭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
百於萬維孫陳江惣懷安寺刹下銘曰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先玉鏡
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迹重闐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甍巖嶮累棟嶙峋
護持七衆警衛百神籌銷草木劫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新變易東海
長义比辰鍾銘曰鬼氏之匠狃陽之銅圖鑠鑄鐫刻駁鑿轟聲飛雪裏
韻切唇中進符玉律遠雜金風

驚鷲嶺夜動龍宮異揚葉業具感神功

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曰夫道源虛寂宣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微司其

是以四海將寧先入感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况種智圖昭

覺徧知楊萬化於大千擣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

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詆應姿羅礪棄而塔像代與月喻論其

跡隱鏡象壁且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舠游水馳錫禹山於是

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

推鑿經於霞上刮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巒與丹

粟競米白金共紫銳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躡躡而忘歸

寺碑齊王中頭陀寺碑銘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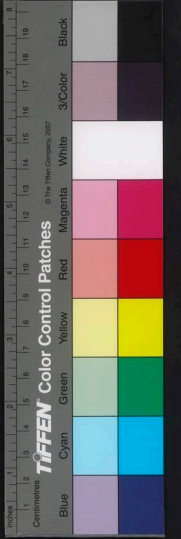
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

銘曰蓋聞在天成象倬彼雲漢在地成形嵩高惟岳蒼蒼翰運靈樞猶且

去來巖巖峻極玉成可以升降穆賁賁宿植遠因已於恒沙佛所經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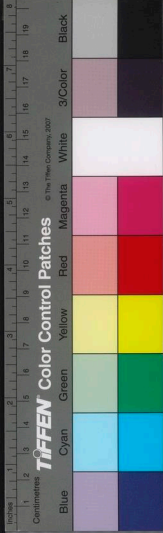
刻有綠娑婆降跡斯土行邁英皇德隆華附河南望浮雲之瑞新野表升

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大通元年



龍集己酉有令使立碑文未復構撰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輿夙傾前星
次掩歲在評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竊等仲由空悲負粟之哽
復異相良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慕獨咽丹心銘曰效彼毗城建斯福舍
四柱浮懸九城靈架重燦交時迴廊逢迓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朝
青蓮開夜 又神山寺碑序曰天池始終愆長不極劫數沙塵寂寥誰辯
雖鐵界銅圍如影如約補石鑿金隨生焰滅獨有驚岳靈境淨士不燒螺
髻金臂聲聞難觀故髮髮喜園流名天上者山鶴苑布跡人中自非莊嚴妙
土吉祥福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幾圍上聖智周物外
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察書之獨見馳道重車驚班輪而不絕
梁簡文帝慈覺寺碑序曰竊以易表含貞記稱應載龍星啓曜璧月儀天
是以河外黃雲沙徇朋鹿茲能發緯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於西漢
扶風威彼東京未若樊汚之邦宛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繁前跡莊姬流譽
之所列后業興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猶曰鄧家迹彼遐蹤復履今慶
貴嬪金聲早振淑範增徽才實師行爲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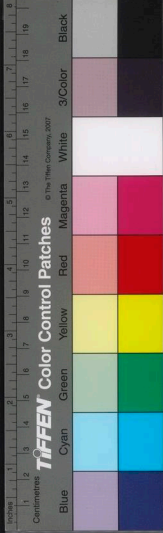
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棄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素
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水
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微索酒肴或數日
不食像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
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苦薩尚異爾後旬
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
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歎大士權
迹帝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漏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
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寐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親微知顯動足墟立發
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歡慈灯夜昏 梁簡文帝上大法
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下妙覺之理獨
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而受潤具
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
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



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熒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宇端風厲信可以糟滓
五書禱亦百氏升學聃周管竿尼旦所謂筑七澤而狹潢汗登太山而小
天下 法門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
披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祀金輪弘汲引以
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垓惜乎祇園滅影鷲室滄光微辭旣遠大義
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按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寒源極法雲於落伽明分
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且爽隨方申道則慧一
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昭明太子謝勅費銅造善覺寺
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襄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千光
斯極妙金鳥銜帶飾慈高表函谷耻其詠歌臨滄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
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勅聽徒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
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非淨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
寶梯比斯未重 荅同恭寺立利啓曰竊以寶塔天飛神龜地踊豈惟前
代復見慈恩嘉祐百靈欣斯十善雖復紫煙巨聚比此未尙米光夜上方

人知陋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

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 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
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舜鍾於殊里 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聖魯祠
現壁固以推茲孝感惡此植契將郭令 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
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
切視查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法
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
契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瞻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驟轡暫掩晨
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瑱筵以相
韻頂禮最勝敬詣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爲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
爭戒心扑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梁邵陵王啓
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茲鋒鑿壯妙舞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枏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
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鳥去化馴遊於雲



圓瑞雀飛翠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皇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曹何足數于雲妙句比此蔑如 梁沈約上錢隨喜
光宅辛啓曰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人教早
流法尊二代開塔白水剝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送育王像并
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疾名垂色理絕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灯明
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末刹千子之蹤 臨終勸加篤信啓曰抱
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畫拔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
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
復遺恨雖慙也善屐等哀鳴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詩
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卑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
英華明公該文體妙凝神宙表歷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
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速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
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在與至理俱存 齊武帝小
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忘言言息

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
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累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明其歸
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
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王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珠
鮮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宜焉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略談矣輿乃書稱
湯語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今則帝業性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梁
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
識同彝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嚴莫不火宅輪
驚人壽廳遷以寸陰之短壯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
跡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双樹寧有新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髮髯輿情
範金琢玉圍容寫狀靈姿炫日實剌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膈之力
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包墳典立素域中之史策本
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
始末衰異卷分或辭義離斷或文字片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

